



鄉城文艺



1974

一九七四年 第一期

乡城初放向阳花(发刊词)..... (1)

乡 城 之 歌

送别.....	明 之 (2)
道路没有别条.....	梅 秀 (2)
悼战友(七律).....	铁 雄 (2)
挑日月(词).....	铁 雄 (2)
边境矿歌.....	北 弦 (3)
蓝色的会徽.....	井 桑 (4)
来吧!我们这一代.....	掀 红 (4)
爱情献给祖国.....	歌 雷 (4)
雾晨里的歌手.....	沙 石 (5)

■ 評 論 · 散 文 · 小 說 ■

评《灯火万家》.....	于先普 (7)
故乡的小河.....	林 军 (11)
不平静的‘静’.....	黎 青 (16)
■ 為 誰 演 出 ■	
一分为二看待当前表演艺术界.....	小 卒 (17)
关于演出与批评.....	徽 言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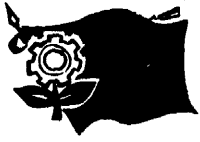
亞 非 拉 詩 歌 選

西沙之战.....	[中国]张永枚 (18)
五月之歌.....	[中国]王方武 (19)
我们的炊事员.....	[中国]李 瑛 (19)
水田.....	[中国]张德强 (20)
恩情永不忘.....	[中国]火华 旭宇 (20)
张勇之歌.....	[中国]王书怀 (21)
半个春天.....	[越南]辉 瑾 (22)
告诉刽子手.....	[苏丹]阿·穆·凯尔 (22)
上街战斗.....	[哥伦比亚]曼努埃尔·塞贝达 (23)
奴隶泪.....	[古巴]何塞·马蒂 (23)
红色的戈比叶.....	[智利]维尔杜果 (23)
危地马拉.....	[玻利维亚]玛丽奥·拉腊·罗比斯 (24)
■ 散 文 ■	
我爱我的青春.....	游一洲 (25)
病中漫笔.....	庭 信 (26)
小天堂相声.....	克 敦 (31)
■ 曙 光 初 照 ■	
短评.....	(32)
壮大的声音.....	晓 晨 (33)
我们愿化成燎原的星火.....	方欲晓 (35)
我们的青春.....	拓 天 (35)
长夜漫漫.....	崢 嵘 (36)
■ 赤 道 新 曲 ■	
TANAH—AYER—KU YANG INDAH.....	集创词曲 封三

编后.....封三

目

錄



發刊詞

鄉城初放向陽花

“漫天皆白，雪里行軍情更迫……”在目前辦刊物，更是非有這種心情不可。

因此，必須重視方針問題。如果方針正確，有刊物勝過無刊物；方針錯了，無刊物勝過有刊物。

《鄉城文藝》就是要筆蘸延河水，歌唱亞非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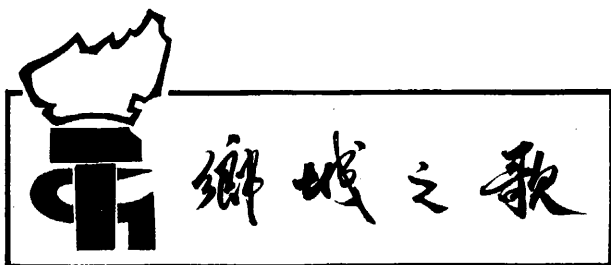
《鄉城文藝》就是要星燃鄉城，花開赤道；

《鄉城文藝》就是要旗浴朝陽，“當驚世界殊”，……

總起來說，《鄉城文藝》就是要繼承半個世紀以來馬來亞新文藝運動的光榮傳統，就是要堅持為工農服務的正確方向。

《鄉城文藝》從創刊到年底，最多出版四期，要落實上述方針，是困難重重的。但，事在人為，突破舊世界一角，東風就吹進來了。

一九七四年六月



送 别

明 之

半岛的南端 曾有满园的相思树
 (那是先辈们苦心栽培的)
 当狂风猛扫的时候
 学飞的雏鹰被迫着向北飞
 撒下那一泓无言的湖水

石象城里 只有一棵相思树
 (却是用了鲜血灌溉成长的)
 当树桩就要顶破铁的屋檐时
 苍鹰又要更北的飞去了

去吧 放心飞去
 请代我们向群山问好
 谢谢你给我们留下
 满园的一点红*
 任锄也锄不掉

1973·8·23

*一点红：草药。清凉、解毒，可敷跌打扭伤。

道 路 没 有 别 条

梅 秀

走出铁门
 我跨上了车……

路人那么惊奇
 仿佛思忆
 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风儿啊
 钻过车窗的缝
 牵动衣角，悄悄送别
 像是知道我
 要被押去另一个丈门深锁的地方

车轮滚动着
 红心跳动着
 两旁胶山、稻田、矿场……
 你们竟那般快地飞过去？

阳光闪，问千里河山
 你几时换新装？
 你几时才敞怀欢笑？

上次是列车
 这回是黑车……
 不管押我到哪里
 我绝不负祖国的爱情

道路没有别条
 铁门多着打开
 如果再去山城黑牢
 我也乐意阔步去走走！

悼

戰

友

铁
 雄

曾因事故走他方，
 又为南图转回乡。
 壮志未酬谁无恨，
 黄花早谢也留香。
 宜将憾事沉心底，
 莫把豪情付流光。
 放眼江河都是泪，
 英雄专爱北梁山。

七 一 七 十 五

挑 日 月

調 寄《滿江紅》

电闪雷轰，空凌厉，片时收歇。真好汉，
 横眉冷对平生浩劫。幽禁小房人未损，累
 加酷令谁为屈？万言千语，书面倾谈寻韬
 略。 肌肤痛，休忘却；身前恨，当洗
 雪，愿全伙战友心心相接。烈士枪林搏生
 死，丈夫牢里挑日月，把青春都奉献，只
 求魔朝灭。

· 铁 雄 ·

邊境礦歌

·北弦·



托工血淚

祖国边境有一座奴隶山^①
戴锁链在北风中怒号

奴隶山上没有公路
托工^②作牛压弯了脊梁

上山背百多斤伙食
喘气喷热了晨雾

下山背百多斤锡米
冷汗熄灭了斜阳

上山一杯咖啡乌充饥^③
日子缺少的是糖

下山一滴茶沾口
还矿主却要一滴血^④

上山狂风吹弯了大树
绝壁深刻十个赤指印

下山雨浪拍天响
心随大地浮又沉

背呵！背呵！
物越来越重

背呵！背呵！

人越来越轻

奴隶山呵！
重叠了三代人不平的脚印

啊 托工血泪
洒山 山碎！

地下矿工

问奴隶山 为啥山壁灰白^⑤
工人的汗滴结为盐

矿工和托工
共走生死线呀 同挨矿主鞭^⑥

矿井深达三百米
下井先得烧香

这规矩真可恨呀
暗藏无声的黑算盘

看！矿主指着血泊冷笑一声骂
“哼！谁叫这班穷鬼子不敬神！”

人下矿井天渐高
每一步如踩在石油上

猛抬头：井口只有巴掌大
山燕掠过井下暗

好几回屈身跋涉隧道中

金沙沟的寒流^⑦千年淌

钻出隧道周身凉
头发象水灾后的黄草

触目浓雾茶一般赤
矿工青春远比挂灯暗

年年发电机在发怒
月月抽水机在抽泣

又是重重木梯
恰似“大渡桥横铁索寒”

抓紧铁索到底层
为啥锡水这般苦 这般红

洗琉璃的大姐含恨答
“流的是俺^⑧工人的血和泪！”

“老伯您呀几时来打工？”
“日本鬼子霸矿那年头……”

“年青的朋友
你们为啥脸苍白、声音微？”

“这地狱里只有黑夜
稀粥里只有几粒米^⑨”

“空气中只有泥尘
我们心中只有怒火

“哼！天下资本家一样毒——
压榨工人，滴血不漏！

“但是，自从收听了‘星火……’
饥寒交迫的奴隶变地雷！……”

我不禁握住地下矿工的手
喜望祖国丹山赤水滚滚翻腾

① 指加基武吉山区，地处玻璃市北端，以六坤山脉与泰国分界，为全马唯一的地下采锡区。今被当地政府列为“禁区”。

② 两千名工人分为托工和矿工两大类，人数大约一比六。当地称托工为“铁牛”，可见其生活之艰苦；多数是老年客家人或马来同胞，每天上下山各一次，工钱以负重一斤值三分钱计算。

③ 工人赤贫到一天只喝得起一次咖啡乌，连铁杯子也是向矿公司借用的。

④ 残酷的经济剥削和高利贷，使加基武吉工人成为

雇佣奴隶。

⑤ 加基武吉山区属于喀斯特地形（中国地质学近译作“岩溶”）土薄石硬，山色灰白。

⑥ 工人身受三重压迫，即帝、资、封的压迫。

⑦ 矿井的地下水甚为湍急。

⑧ 俺，客家话，我。

⑨ 平均日薪分为：男矿工四元，女矿工三元，托工三元。也有童工。由于长期营养极为恶劣，工人几乎一百巴仙带病劳役，最常见的现象是齿发易掉、风湿等。

蓝色的会徽

井 桑

一枚蓝色的会徽
在我的日记簿里焕发光芒
啊！我又想起那十月火红的夜晚
仿佛歌声才响在昨天

记得六月春雷
掀起了这蓝色的光辉
我们欢呼得象颗颗愤怒的子弹
震响起那惊天的旋律

十月的夜晚欢腾着六月的雷声
青春的生命汇入历史的洪流
我们唱起了国际的最强音
蓝色的光辉焕发进军的希望

但魔爪伸向白鸽的咽喉
妄想扼杀激情的歌声
啊！灿烂的青春
并不从此失去夺目的光彩……

时间叫我留下深切的回忆
星火还燃烧着当年的誓言
看祖国前进的路上啊
是谁，丢失了串串炽热的年华

如今战鼓还在耳边繁响
电波传唱在祖国阴霾的天空
蓝色的会徽依然光芒永放
年青的战友啊！你在何方

来吧！

我们这一代

来吧，紧握住亲人的手
红日呵！请你做个证
瞧我们

誓将照面
山欢水笑间！

来吧，让我们响应
那飞旋着的最动人的歌：
达汉山在领唱
千里原林在呼啸
彭亨河卷惊涛
整个壮丽河山呵
回荡着人民的呼声——

团结 向前
团结 向前

来吧，我们这一代！
风雷系双肩
蜀道* 视等闲
心里一幅红图画：
奋夺万里阳光
献给水火人间！

* 中国唐朝李白诗有所谓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之句。

掀 红

爱情 献给祖国

歌
雷

你问我
诗集里
为什么看不到
我爱人的倩影

年轻的小伙子
让我先问你
人活着这样奔忙
究竟是为了什么

自从我明白事理
火热的激情溢出心湖
它象马六甲海峡的波浪
欢唱着半岛上的风云

这不是我不懂得恋爱
沉迷会象早熟的椰子怕一阵轻风
我已把人生中第一杯爱情的蜜酒
敬给我最心爱的祖国

摊开地图 你看
火旗舞东风
战鼓声声酣
历史的巨轮已飞奔前进

年轻的小伙子啊
这就是我献给祖国的爱情

霧
晨
里
的
歌
手
(叙事诗)

沙
石

一

小村镇醒了，
在灰茫茫雾气中醒了。

疯子三醒了，
谁也比不上他早起。

疯子三蹉步出家门，
枯影摇动在冷街上。

一只脚断了筋，
另一只，足茧铜钱厚。

一前一后，前脚拖后脚，
磨擦着地面嘶嘶响。

每年每月每日，
疯子三走着苦难之路。

他的嘴唇哆嗦着，
歌声是那么哀怨与悲愤……

二

疯子三心中有很多歌，
常唱的竟是一支历史歌曲！

当年柔南是活跃的游击区，
谁不会唱《三大口号》？——

抗日的旗帜高空飘，
高空飘，嘿嘿！

我们是人民抗日军，
要打日本……

重复了又重复，
唱上几个钟头。

有时歌词漏掉一大段，
但疯子三啊，仍然哼呀唱……

老乡们听了好不难过，
山山旗影又燃现心头！

有时疯子三半途停唱，
涌出闪闪苦泪。

随后转身拖动双脚，
象歌词中一阵子过门。

歌声又哼了起来——
“抗日的旗帜高空飘，高空飘，嘿嘿！……”

三

村镇上的小贩们，
喜欢疯子三的歌。

歌声没有干扰人，
歌声催人赶早市。

沉重的步子，
拖得嘶嘶作响。

疯子三熟悉哪一家的米缸常空，
哪一家去割胶耕田，

哪一家正在磨黄豆，
哪一家正在转面粉……

晨风轻送着歌声，
疯子三一家家去敲门——

“油条伯啊，
该准备出摊罗！”

“豆水摊大兄，
八点啦！”

村镇上，疯子三唤起穷苦人，
去迎接晨曦。

四

疯子三，
是雾晨里的好歌手。

有一回，有一回啊，
疯子三却挨了一顿臭骂——

“臭疯子，
想死啦！”

“我怎么是疯子？
我怎么是疯子？”

疯子三倚立着火焰木，

自言自语了老半天。

别人的白米劝别人吃，
真是好心被雷打？！

疯子三越想越光火，
那几天逢人便说：

“这个世界太阴暗，
我哪里有疯？

“我是一番好心肠啊，
有钱人就要吃人？……”

控诉的语言是火星，
飞遍了小村镇。

疯子三走向木屋区，
那里的孩子最惹他欢喜。

那一带住户板壁相连心连心，
个个为他的遭遇鸣不平。

老伯老婶劝慰他：
“阿三呵，可别再敲错富家门；

“苦瓜累累一条藤呀，
啃蕃薯的穷人才是一家亲……”

五

宇宙这么辽阔，
人间不平事何其多！

疯子三是个“怪人”，
可也没有人知道原因。

疯子三是个“怪人”，
他喜欢去殡仪馆——

替丧家烧香烧烛烧纸钱，
分派红线线，

乘旁人不注意，
他把死者遗照端详……

此人是否象他的父亲或二哥，
是否象他们一样含恨身亡？

一想起老父和二哥，
疯子三不禁血泪进流。

疯子三心如火山炸，
怒拳奋起千声雷。

有时他会掩脸呜呜哭，
垂泪热过灵前的白蜡烛……

往事已够悲惨，
家中还有个瞎眼的老大娘。

老大娘的灾难跟儿子一样深重，
旧社会有多少疯子三痛苦无处诉！

疯子三原名陈阿三，
全马沦陷那年十八岁。

一夜，正是月黑风高，
十支刺刀杀进阿三的家园。

父亲一落入黑牢，
年老病重添上刑伤，

怒目瞪住鬼子不放，
碎尸被抛下荒山。

二哥是第四支抗日军战士，
屠刀夹颈不投降。

他雄姿巍巍望河山——
那“九·一”大旗悲壮地飘扬！

鬼子狂怒得连发五枪，
五颗带血的子弹惊天！

他陈阿三啊陈阿三，
当年也是热血青年，

他咬紧牙根不漏一丝口风，
似见大哥转战在古来一带……

鬼子排桌拔刀起，
陈阿三被挑断了脚筋，

日寇又狠踢他的头，
陈阿三从此发了疯……

六

啊！三年八个月烽火中熬，
至今不觉过了三十一年。

这个苦大仇深的疯子三，
人民没有把他忘，

疯子三的歌声啊！
飞进烽火中的城乡……

1973·6·28

稿 約

(一)本社欢迎下列稿件：

诗词、戏剧、表演艺术、散文、相声、新民歌、创作歌曲、美术作品、世界文学评论、哲学文章等；尤其欢迎有关新文艺运动的专论。

(二)来稿请写明姓名、地址，发表时可用笔名；如欲退稿，须附上写妥地址及贴好邮票的信封。

(三)作者文责自负。

(四)来稿一经发表，当酌

奉薄酬。

(五)来稿请寄：

xiang cheng wen yi
P.O. Box 331,
Queensdown,
Singapore 3.

评《灯火万家》

于先普

一

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后期的十年间，是马来亚地主资产阶级成为外国垄断资本家的代理人，以及国家经济成为外资经济体系的附庸的过程。具体地反映这一过程的东西，即所谓“工业化政策”及其派生物“组屋政策”。

“灯火万家，焉知多少血泪辛酸！”（见《内容简介》）

独幕三场剧《灯火万家》就是以“控诉之笔”，去反映这样一个“组屋政策”。

诚然，这是一个触及现实社会中的对抗性矛盾的重大课题，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同一切反动文人在看待这个尖锐的社会问题上，有着针锋相对的分歧。如今，我们喜见作为文艺新兵的江宏，敢以反潮流的精神，写出《灯火万家》，“通过一户贫农从乡村被逼迁到城市以后的种种遭遇，逐步地揭露了六十年代后期这个社会所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

尽管江宏的笔力还不够雄浑，对问题的分析也还不够深刻，但在群魔乱舞，嗡嗡营营之声喧嚣尘上的此刻，这是一支朝气蓬勃的批判之笔，却是肯定的。

二

江宏通过《灯》剧，来表达他对“组屋政策”的态度和立场。选择这样的反映面，对于揭露“最大的房东——最大的剥削者”这一事实，是完全有利的。

被“组屋政策”所激化了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无疑极其尖锐。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

为了把外来垄断资本的吸血管插在这块土地上，“组屋政策”的强力实施（例如北海、吉隆坡、星岛等），可说势所必然。在城乡大量夺地，横蛮逼迁，把大片地皮提供给外资建厂（如《灯火万家》剧本中的“外资合办工厂”）及多层组屋（变相的、新出现的贫民窟）之用，逼使底层人民流离失所，丧失其依靠一家劳动力养活自己一家的起码生活条件，而变为资本家的奴隶。但是，“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组屋政策”这种为经济掠夺铺路的逆施，最终也无可例外地“把先前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而被置于法外的无产者，——正是这个条件下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形式。”

文艺在反映农村劳动人民的破落过程中，必须能够充分体现这一先进的观点，只有这样，才是完全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有助于正确描述“被置于法外的无产者”的英雄形象。

对于这个问题，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出身的江宏（基于我对《灯》剧的理解），无可避免地流露出一些不太健康的情绪。

三

为要讨论《灯》剧过份渲染小农意识的偏差，先让我们看一些有关的具体描述（第2页）：

何水来：（看到亚海在椅上沉思的样子，踱了过去）亚海，你在想什么呀？也不照顾弟妹？

何亚海：（似乎完全没有听到爸爸的埋怨）爸爸，我刚才回到村子里去过，咱们的木屋不见了！

何水来：（似答非答地）咱们哪还有家呢？

何亚海：（回忆地）我们挖的那个小水池也不见了，我们整整挖了两个月呢；还养了鱼。

何水来：唉！你还想那么多……

何亚海：（回忆下去）还有苦瓜、红毛丹、每年都结得满满的呢。

水来妻：（爱怜地）孩子，都没了呀，你还惦记着它做什么！

何亚海：（茫然地）没了？不！我要果园，我要池塘，没有了这些，我都闷死了呀！

何水来：（抚着他的头，感慨万千地）傻孩子，你问爸爸要，爸爸问谁要呀？

何亚海：爸爸，搬回去吧，这里不好，没有菜园，也没有红毛丹。

水来妻：孩子，都被他们放火烧光了呀，哪还有这些呢？

这种抒发小农意识的文字，占去剧本很大的篇幅。又如第12页：

何燕芬：是的，爸爸，我们哪样不好呢？就因为我们是好人，才这样受人欺凌，我们从来不过份地希求什么，我们只要一块土地、土地啊！

水来妻：（悲痛地）燕芬，我的苦孩子！

何燕芬：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们凭什么摧残了我们的菜园，毁灭了我们的家园，又要把我们逼向死路？难道我们错了吗？难道我们错了吗？这是多么不公平的呀！

何水来：（激情地）燕芬，你听我说，我们一点都没错啊！可是，我们……我们最后还是被夺去了土地啊！

何燕芬：我恨，我要控诉：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种菜人有自己的土地？我们生在那土地，长在那土地，从未离开那块浸透着我们的血汗的土地，我们对土地不知有多少深情呀！可是，凭什么我们要任意被人逼迁？……我要反抗！但我找不到别的道路，我找不到别的道路呀！（转回头来向着何水来）爸爸，我找不到别的道路，我只有死！死！！

是的，靠个别人而不是靠整个农民阶级的自觉斗争去要求自己拥有一小块栖身之地或“耕者有其田”，其幻想无不破灭。因此，何燕芬最先想到的反抗，也只能是消极的、于事无补的寻死而已。

必须强调指出：在反对帝、资、封的现时期，提出“耕者有其田”的纲领，是完全符合广大农民的正义愿望的，它同“组屋政策”的“居者有其屋”的误导性口号，是截然不同的。

“耕者有其田”，正是广大乡村农民要求摆脱帝、资、封三重压迫的正义心声。剥削有罪，造反有理，广大农民的意愿，是必需尊重的。实际上正确的道路，即“百万工农齐踊跃”，红旗如画，更是当前社会变革运动中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唯其如此，在进行有关描述时，更必须注意以阶级分析的观点为指导，否则，从落后、保守主义的小农意识出发，面对外来者的横蛮迫害时，就只能够抚伤自怜，抱头痛哭而已。

也许由于这个原因，《灯》剧中的何水来一家，除了何亚南一人外，其他人都缺乏现时代劳动人民战天斗

地的气概，而显得“消极群众的形象”，这是剧本中十分可惜的败笔之处。

四

江宏对于大部分正面人物形象缺乏积极性格这个偏差，也是觉察到的。他在《后记》中写道：“本剧的初稿，是处理何燕芬自杀而告终的。但这样的结束，并不能给观众带来积极的影响；主题思想过于薄弱，鼓动不起人们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并使之‘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做了改动，让何燕芬放弃寻死的念头，决定“跟工人队伍走到新社会去。”（意谓“为新社会的早日来临而奋斗”）

然而，遗憾的是，何燕芬的形象仍然不够挺秀、坚强；而且，何燕芬没有死成，寻死的念头竟在何水来身上又一次萌发出来（见剧本第30页），象这样争着寻死的正面人物的形象，无可避免地削弱了原本应有的时代气息，过低地估计现代劳动者的觉醒程度。因此《灯》剧仍不能很好地“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五

可喜的是，江宏到底没有在苍白无力的小农意识的感伤情绪里，一直沉沦下去。在对何亚南这个“外资合办工厂的工人，进步青年”的描写上，作者扫落了自身的感伤主义的灰尘，把自己同文坛“木乃衣”之间的根本差异，相当显著地表现出来（虽则作为一个剧中应该出现的完美的先进工人形象，何亚南的形象还不够理想，不够崇高。）

“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

何亚南这个贫农的儿子，由于土地被剥夺，进了“外资合办工厂”逐渐成为一个有觉悟、有意识的劳动工人。这一个人物性格发展的过程，大致体现了上述的规律。

在作者笔下，何亚南是个性格豪迈、果断的青年。他的对白的特征是：斩钉截铁，充满结论。

正是这个何亚南，使争着寻死的父亲、姐姐终于觉悟过来；正是这个何亚南，当了罢工工友的代表，后来被厂方无理开除了。他向父亲这样解释：“爸爸！那位断手的工友今后的生活不是比我们更艰难吗？只要我们穷人团结起来，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什么恶势力也压不倒我们！所以我们要斗争，争取合理的赔偿。”

展望罢工前景，他满怀信心：“我们已经罢工了，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对于穷凶极恶的催逼屋租，他处之泰然：“就让他们来吧！”

就是凭着这样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同买办资本家赵大望（即剧中所讽刺的“会吠的败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时（第28、29页），完全压倒了对手，取得又一次胜利。

然而，即如上述，这毕竟还不是典型的先进工人的英雄形象，除了正义在胸、无所畏惧的革命英雄主义之外，作者笔下的何亚南形象，毕竟还有欠深邃，缺乏具体的情节和斗争场面，藉以展现他所代表的不可战胜的人民力量和高瞻远瞩的阶级智慧。

要求把先进无产者高大的英雄形象表现得完美和准确，只有通过学习光辉著作和学习社会、改造自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这也是江宏不能很好达到“文艺作品必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根本原因。

六

从剧本具体情节发展的安排上，可以看出：反面人物赵大望，是在作者赋与特殊象征作用的意图上，被塑造出来的。因此，当赵大望面对何亚南的义正辞严的指责时，才会发出这样的恫言：“我料想你也应该明白，我的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作者为了表现广大人民之所以会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正是由赵大望所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一手造成的，因此，在《灯》剧中，赵大望成了各种矛盾的焦点。

何水来一家，被逼迁出甘榜密士京，罪魁祸首是赵大望，他把甘榜密士京买下来准备盖吃风楼（如果把买地的目的改为准备设立工厂，是否更能说明逼迁问题的实质？）；强迫着要买何水来刚生下来的孩子，来到何家张牙舞爪，嚣张跋扈的，也是赵大望；把何亚南开除出厂，恫言要“采取闪电行动”对付他的，还是赵大

望；甚至连被派来催逼房租的书记，也是赵大望的侄儿。

尽管出乎良好的创作动机，但这样以反面人物来“统帅”剧情，使他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的处理方法，无形中产生了正面人物围着反面人物团团转的反常现象，错误地渲染了反面人物的表面强大，因此无法体现“东风压倒西风”的新时代风貌。

加强学习《红灯记》等剧本的先进经验，学习它们利用正面人物带动情节发展，通过有层次的正面人物形象去突出英雄形象等创作方法，对我们的文艺事业（包括戏剧创作），肯定会带来极大的帮助。

七

《灯》剧通过水来妻打算把刚出世的婴孩送给别人这一情节，引出剧中其他矛盾，这样的处理手法，也是有待商榷的。

“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文艺创作，是作者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的产物。作者能否正确地分析复杂的事物，从而在各种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反映在作品上面，也就是能否准确、本质地反映生活现实的问题。

在《灯》剧中所刻划的何水来一家的各种困难中，还写到由于人口太多而加重负担，使原本困苦的生活更加恶化。但，这一事件并不是“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矛盾。

作者却以这个矛盾作为全剧的主线，导致在枝节问题上花了太多笔墨，而分散了深入问题核心的描写。

当别有居心者正在力图利用人口因素来转移人民不满情绪、掩盖造成人民生活困苦根源的时候，作者对这个问题着墨太多但缺乏深入的剖析，也可能误导部分读者。

所谓小家庭计划的“理论”根据，基本上是英国牧师马尔萨斯（一七六六——一八三四）于一七九八年提出的《人口论》和法西斯主义人种学上的“优生学”的混合物。

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的目的，是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失业和贫困，归之于人口的自然增多，竭力掩饰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这样立足于伪造规律的谬论，在历史上早已彻底破产了。至于“优生学”观点，在“三百精英”开始叫嚷的时候，也已遭到了某种程度的批判。

“小家庭计划”的主持人曾经明目张胆地大放厥词，说什么“穷人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父母所养的孩子智力都在一般的水平之下，如果目前这种受较少教育的父母比那些受较多教育的家长有更多的孩子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人民的品质将遭受损坏。”

可是，在《灯》剧中的买办阶级代表赵大望口中，却出现迥异的论调（第24页）：“穷人家的孩子有着天生的刻苦精神，对我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根据心理学家说：穷人家的孩子一旦被有钱人教育成长，将来在对付穷人的造反上，必有着卓越的镇压手段，也就是说：他将来必会懂得采取什么合法的措施令造反的穷人合法下来”

《灯》剧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偏差，看来主要是由于作者对反动理论认识不足所致，因而不能作出致敌于死命的抨击。这个经验教训希望会成为江宏今后加强学习光辉哲学的鞭策力量。

顺便一提，作者让赵大望说了许多自暴其丑的台词，和现实中这类独夫民贼的阴险本质，也是有所抵触的。

对白是话剧最直接、最主要的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段，《灯火万家》的作者江宏却忽略了这一规律，忽略了还可以通过情节发展的重新安排，例如安排一个只有赵大望夫妇在台上的场合，让赵大望的可耻言论在夫妻商谈的情况下暴露出来。

八

在结束本文之前，再多说几句未尽的话：《灯火万家》是江宏的第一个剧本创作，作品从主题思想到创作手法，都出现和存在着一些偏差和败笔，这是不足为奇的，也是不应苛责的。

其实，作者已尽其所能，配合着社会变革运动的需要，而创作了《灯火万家》这样一个剧本。仅此严肃选择主题的态度，就值得许多只强调形式主义的戏剧效果和以票房记录为出发点的编导们学习的。

“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找贱，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

愿以鲁迅先生的话，对江宏今后的进步，致以殷切的期望和诚恳的祝福！



故乡的小河

林 军

夕阳西下了。

在落日余辉里，我又来到了故乡的小河边。

小河啊，依旧在缓慢地流，低沉地唱，那远去的河水依然是土黄一片。

五年了，我阔别了故乡，在祖国的土地上漂泊，从南到北，由西到东，从乡村到城市，由城市到乡村，这是因为什么？

我的故乡在河的那一边，必须搭上渡河的小舢舨才能过去。河上一片平静，没有桨声，船夫的呼喊声。

路口传来了脚步声，一个肥胖的影子在夕阳下一闪，接着一个臃肿的中年汉子一摇一摆地步进路口，我偷眼一望，这身影好熟啊！那秃头顶上的烂疤，老鼠般的细眼，肥胖的脸膛，向外突出的肚皮，啊！那不是臭头仙魏亚仙吗？我一时愤恨的烈火从心里冒，就是这狗臭头，当上我们的村长，向城里告上我们的秘密。害得我们的村民夜学班遭到挫折，老大刘永生被捕，我逃出了魔网，剩下来的是刚刚接受了进步知识的十六岁姑娘林小兰。

真是冤家路窄啊！在五年后的今日，我偷偷地回来一趟，第一眼就看见他。这时，有两个念头在我内心冲击着：回避他呢？还是……为村民除一害。这两个矛盾一下得到解决了，为了不惊动这个村和我的愿望，我决定回避他。

这念头一定，我一闪身，跳到那棵几人合抱的大榕树身后。不久，那臭头仙就来到了河边了，他象是喝得十分醉似的，人站的都不平稳。

“林婶！渡船来啊！”他破锣般的嗓声在空间回荡着。

夜来了，暮色茫茫地笼罩着大地，我向村里望去，已有点点的灯火在村民家里点亮了。这是多么亲切的情景啊！

“喂！林婶，渡船来！听到没有！他妈的！”

我向河的那边望去，有盏小煤油灯火在那里亮了一下，随着桨声响起来了。这桨声是那么熟络，这不

是林小兰吗？但为什么臭头仙喊她是林婶呢？我的心在下沉着，脸孔因热血的奔腾而微微发热。

小舢舨靠近了，借着那暗淡的灯光，我看见了划船的却是林婶，林小兰的妈妈，灰白色的头发往后结了个结，身体穿着缝缝补补的长袖衣，这衣也象是小兰穿过的。

她两颗炯炯有光的眼睛向臭头仙望了望。冷冷地说道：“上船吧！别大呼小叫的。”

“唉呀呀！林婶，我坐船可是有给钱。”

“一角钱就想压死人啊！”林婶说着眼角向我这里望来，她的眼皮一展，但又象没发现什么一样。

“林婶，你可是靠这生活的！”

“人，得活得象个样，不能低声下气啊……”

船渐渐远去，我再也听不到林婶的声音了，我的思绪象波涛一样起伏，村里的情况不知怎样了？小兰看样子是失去了踪影；我在想着，想着，五年前我离开故乡的一幕幕又显现在眼前。

二

我在十五岁时成了孤儿，林婶十分同情我，就把我带去和他们住在一起。林婶只有一个小女儿，那时大概十一二岁，圆圆的脸儿，有一双活泼的大眼睛。我们生活得象一家人一样。

故乡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靠近河边，村民大多是劳动农民，也有一些作散工，只有一间小士多店，这间店的老板就是臭头仙，又因为办货的关系他每星期都往城里跑，也常上政府部门。

那时我和小兰共管一条小舢舨，载居民过河上街买东西。有时我们也在河边沿岸找一些成熟的亚答仔去卖。

村里没有学校，因此村民大都是文盲，报纸也没有，这里的生活象和外界断了关系似的。

一天，我们的小舢舨载来了一个陌生的汉子，手中提着两袋沉重的东西。他是年青人，年纪有二十多岁。他穿着有线条的夏威夷上衣，已经很旧了，但还是清洁的。一双平底布鞋。皮肤赤黑色，是在阳光下生活的一类人。脸孔清秀，一口洁白的牙齿，脸上挂着微笑，令人有一种亲切感。

“小弟，你摇船多久了？”他笑笑地问。

“有三年了。”我小声地回答。

“你叫什么名？小弟。我叫刘永生。”他爽朗地自我介绍。

“我叫林军，这是我妹妹林小兰。”我也爽快地说，丝毫没有陌生的感觉。

“这样我们算是朋友了。”他笑着和我们握了握手，小兰圆圆的脸蛋上有了绯红和欢笑，显然她也是欢迎这个新朋友。

“永生哥，你来这里作什么？”小兰怯怯地问。

“我是个建筑工人。你们这里不是有个叫做魏亚仙的吗？我是来跟他建屋的。”

我们一听见是魏亚仙的屋子，心里就一阵不舒服，小兰的嘴上尖了起来。

“怎么啦？你们不喜欢魏亚仙吗？”永生看着我们的表情就问。

“不喜欢，他是个大坏蛋，欺负我们村里的人，他仗着跟政府人有来往，无所不为；放高利贷，吞食村民的房产。”我愤恨地说。

“噢，原来是这样。但，我跟他作工也没有什么不对。我想在你们村里工作和生活一段日子。”他解释地说。

以后有好多天我们没有见面。一晚他来到我们家里，和我们谈了一个令人兴奋的问题。

“我们村里有一个夜学识字班就要开课了，你们要参加吗？”永生微笑地望着我们。

“夜学识字班，学些什么？”我兴趣地问。

“要学费吗？如果要我们就没有办法读了！”小兰也兴趣地问。

“全部免钱的，连课本都不用，我们学的东西主要是先认识一些字和懂得一些生活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的一些问题。”永生说了一连串问题都是我们一知半解的。

“我要参加。”我说。

“我也要。”小兰说。

“很好，这样说定了。”他说着就走了。

第一天开始上课，我和小兰带着兴奋的心情去参加。地点是在一间没有人居住的旧房子，屋主到外地谋生，因此房子空着，给一个邻居看管。

开始时有十多个村民来参加夜学班，都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教我们课的就是刘永生。

第一天教我们写“工农是新社会的主人”几个字并和我们讲了一些道理。

后来连年纪较大的也去参加，林婶有时也去听听课。我们的学习成员扩大到三十多人了，而且还有了歌唱。永生可真是多能的人，歌唱、跳舞、作诗、演戏都来得。

那一晚我们在唱一首新歌。

什么叫工作，
工作就是斗争。
越是困难的地方，

越是要去，

.....

我正在纵情地歌唱，有个臃肿的影子在后窗边一闪，臭头仙的半个头在后窗出现了，他那双老鼠眼向我们的学习场所溜溜地乱转。

第二天，我在渡船的时候，臭头仙那老鼠眼一转跟我说：“林军，看你是我们的同村人，我告诉你，你们晚上的什么文化班是犯法的。刘永生是一个危险人物，你可要注意啊！”

“连学些文化都犯法吗？刘永生是个好人，我们绝不让他被捉。”我愤愤地说。

“嘿嘿！真是不识时务，我吕洞宾好人被狗咬，好吧！等着瞧！”臭头仙冷笑了几声就结束我们的对话。

我把这件事连夜和永生说了。他沉思了一会，坚定地说：“文化班正蓬勃展开，我不能走。不过我们的学习方法得改变一下。”

“怎样的变法呢？”我急着问。

“分两班，在不同的地方上课。你和小兰去负责一班，地点较活动一点。”

“我……”我欲言又止。

“你得拿出勇气来，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你必须记住这句话，有困难我可以和大家帮你解决。”永生有力地拍着我的肩膀。

我点点头。一股紧张和兴奋的激情在鼓舞着我。

“这才是好战友！”永生高兴地握着我的手。

以后的日子是匆忙和紧张的，但我和小兰却十分努力学习，并把学到的东西再教给大家。

三月有一场大风暴，这风暴卷去了祖国的许多优秀儿女。

三月一天夜里，我们唱完歌回来，已经是十点多了，那激动人们心弦的音谱，使我迟迟不要入睡。

半夜里小河的那边传来了马达声，在我们村里这是少有的现象。是风暴要卷向我们村了吗？我偷偷地打开小窗，向河边望去，河水映着满天星斗，河边停着两只灰色的汽艇。十多个灰色的制服人员向我们村包抄过来。领头的一个是臭头仙。

我马上叫醒小兰。

“小兰，有变化了，马上收拾一下，我出去找永生。”我说。

“好。”小兰点点头，看着我，眼里闪着坚定的光芒。

“万一有什么不测，你得设法使我们的学习班继续下去。”我说完就出去了。

村里冷清清的，借着星光，我摸到永生的住处，但已经迟了一步。门开着，屋里传来了对话声。

“嘿嘿嘿，姓刘的，没想到我们今晚来来找你的吧？”这是臭头仙的声音。

“没想到？哈哈！我们的人是抓不完的！……”这是刘永生的声音，爽朗而坚定

“带走！”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慢了一步，一切都定了，我忙往回走，想去和小兰说几句话，但回到家一看，又是迟了一步，门半开着。

“林军到哪里去了？快说。”又是臭头仙的声音。

“我怎么知道，他有手有脚。”回答是林婶的声音。

“小兰，你说，林军到哪里去了。”

“我怎么知道，他又不是我管的。”小兰的声音充满了愤懑。

这时我决定下来，我必须离开这里，离开故乡，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就在我往回走的时候，一只手紧紧抓住了我的手臂，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制服人员，我用力把他一摔，把他摔到路上去了，我忙向河边跑去，飞快地跑去。

后面有喊声，我纵身向河里跳下去，潜水到河里，又游到亚答树下躲藏，河水很冷，亚答叶割破了我的手脚。阵阵刺痛攻向我心窝。我得忍受，忍受从未有的经历。

河上一阵喧闹声，汽艇开动了，照探灯向河面上照着，我全身潜在水里，只有鼻孔露在亚答叶的背后，土黄色的河水正好把我掩盖，那潺潺的流水声，似乎在为我催眠。

两点钟过去了，河面上平静了下来，我带着冷冷而麻木的身躯向河的那一边游去，游去……

三

河上又有舢舨渡过来了，又是那熟悉的桨声。

“林婶！”我叫了一声跑过去双手握住了她的手。

“林军！我刚才一眼就看见了你。”林婶没有激动，许多经历使他平静地对待一切。

小舢舨又向村里划去。夜是沉静的，在这平静的夜晚，我又回到了故乡的怀抱。

“林婶！小兰可好？”我终于问了这个问题，但我又担心它的答案。

“好！好得很！人也长高了些，脸孔还是圆圆的，结了两条辫子。说话可进步了，两只眼睛闪亮得很。但说来话长，你这次回来可有什么打算？”林婶望着我，等着我的回答，船已经来到了河中。满天的星斗荡漾在河面上。

“我想回来看看。”我说。

“看看？怎么可以看看！应该工作，工作下去。我们村是多么需要象你们这样的年青人啊！”林婶严肃起来。

“我还适合在这里住下来吗？”我问。

“几年来，村民的觉悟已经有了提高，他们会时时支持我们的，再说现在臭头仙已经显得十分孤立

了，村民们都不和他来往，我们村也成立了自助社，货物，食用品都没有和他交关了。”

“这作得很好啊！”我兴奋地说。

“好的事很多呢？村民也成立了自己的纠察工作……”

“还有林婶，您老人家也作得很好！日夜为村民服务，也替村民当一付眼睛。”我打断了林婶的话对她说。

“我可没有什么。这是小兰的工作有了成绩呀！”

“小兰，对了，她现在到底怎么啊？”这问题一直使我十分心急。

“回到家里，我才慢慢地告诉你吧！看看，不是到了吗？”林婶说着，我们就上岸去了。

推开林婶家的门，一盏小煤油灯在桌上亮着，照着一张李铁梅和李奶奶的画像，一盏红灯照亮了整间斗室。

林婶从屋里拿出一本簿子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是一本日记簿，还有一封信。

“你打开来看看，它会告诉你一些情况。”林婶说。

我把信打开来看。信上写着：

亲爱的妈妈：

您好！请不必为我担心，我仍然活着，愉快地奔驰在祖国的土地上。

一定会有机会再见！

女儿小兰×月×日

没有通讯处，字迹十分潦草，不知她是从那一个角落寄回来的。

我把日记打开来翻看，在×月×日停住了，这是我出走的日子。

×月×日

昨夜一场黑色的风暴卷走了两个好战友，老大永生确实被捕了，老二林军听说跳河逃走了。

老二最后一面对我说：“要把文化班坚持下去。”但是有什么力量呢？

不！我这样的想法太悲观了。我应该拿出勇气来，记着这样的话：

明知征途有艰险，

越是艰险越向前。

工作就是斗争，

越是困难的地方

越是要去，

.....

×月×日

我们的文化班终于突破了重重困难，在今晚上课了。算起来已经停了两个多月了。

来上课的人数是比以前少了，但这不要紧，我们会慢慢地把工作搞好起来的。

我第一次给他们讲课，这滋味确是十分好受的，又紧张又兴奋。

以后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作呢？本身的学习也不能松懈呀！

×月×日

今天我在摇船上碰上臭头仙，他对我说：“女孩子人家可不能跟人家学政治，当心象刘永生一样。”我不睬他，停了停，他又说了。

“对了，你那个林军可有寄信回来。”

我瞪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真是的，为什么老二没有给我们一点信讯呢，如果他还活着应该对我们关心才对呀！

我看到这里，感到十分内疚，五年来我的确没有关心过故乡的人们。我又往下翻。

×月×日

我们的文化班被迫暂停了，因为村上传说又有一场风暴又将袭击我们村了。

臭头仙这几天也显得很匆忙，常常离开村子不知上那儿去了。

我们在研讨新的对策。

×月×日

文化班暂停了一个月又恢复上课了。

我们同时成立了纠察团和合作社，这是对我们的学习和对臭头仙下的对策。

臭头仙表面上还冷静，骨子里可慌了，看他那臭头皮上有新的爪痕就知道一二了。

×月×日

妈病了。

家庭的经济担子也加重了，我除了运载村民，还得去找些土产运到街上卖。

今天在河中为了救个孩子，船被河水冲走了，自己也差点溺死。

我也病了，村民为我捐了钱。

傍晚，我的船也找回来了。

我看了觉得十分感动，小兰能为村民服务，作了许多事情。但这一天的情况没有记清楚，我只好向林婶询问了。

“林婶，有一次你病了，小兰为了救一个孩子也病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好吧！我告诉你！这事可感动了我们整村的人啊！你可知道我们村有一个许寡妇吧！她只有一个孩子叫小宝，已经有五六岁了，长得也活泼可爱，就是

有点不听话，那天就出事了呀！”

原来这一天小河变了常态，那一贯温和缓慢的流水这一天却发凶了。那哗啦啦的流水声在村子里就可以听见了。

林婶病了，在发高热。家里一向都没有剩几个钱，一出了问题，手头就更拮据了。

“妈！我去跟您买药去，也许下午才回来，您自己照顾身体，休息休息，不要起来乱跑动啊！”小兰说着关怀地望着妈。

“小兰啊！妈这次可为难了你了！你听，河水哗啦啦的声响，你还是不去吧！”林婶躺在床上说。

“妈！我自己会小心的，社里已经欠了些钱了，借多也过意不去呀！邻居康叔托我载一船胶片到城里去，有两块钱的载费。”小兰胸有成竹地说。

“好吧！你自己小心吧！”

小兰来到小河边，那条绑住的小舢舨被河水冲击得左摇右摆。这河水确是凶啊！小兰在心里说。但是不去也是不行啊！家里在等着钱用呢。心里斗争了一会终于决定去了。

从康叔家里把胶片搬上船，已经是九点多了，小兰擦了汗就预备出发了。

绳子一解，船就被水冲去了丈多远。小兰荡起了双桨熟练地和河水搏斗。这可不比往常，不必费多少劲就可划到对岸去，今天是划了许多桨，船象是只懒牛，才动了几下。

小兰把小船划到河中的时候，已经是满头大汗了，如果再划上半个钟头就可以到对岸了。

这时耳边仿佛听见有人的呼救声，但一下子又被河水哗啦啦的咆哮声所掩盖了。隔了一会，这声音渐渐明朗起来，确是有人在呼救。

“救命呀！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去了！”

小兰她回头望一望，河岸上站着许寡妇，是她呼救，这时有一个村民跑过来。

“怎么回事啊？”

“我儿子掉到河里去了！怎么办呢！救命呀！”

许寡妇在河边跪着，喊着，哭着。这情形令小兰满腹心酸，她想应该怎么去救他呢？他是许寡妇的命根子，这孩子村里也时常和她闹着玩。

“这河水可大呀！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一个村民的声音。

“这样大的河水，谁敢下去救呀！”是一个村妇的声音。

“小兰！小兰！”有人在喊。

小兰停了摇桨，船转了个弯，被河水冲走了，但一下子又被小兰稳了下来，她想了一下，决定调转船头，她必需尽一切可能为村民服务，落实她所学的东西。

“小兰，救救我的孩子。”是许寡妇的声音。

这时小兰张大着双眼在河面上寻探着，寻探着一个希望，希望那个孩子会浮上水面，就是一刹那也

好。

“唉呀！不行啊，许寡妇也要跳河了！”一个村妇喊着把许寡妇一把捉住了。一片喧闹声传到小兰耳里。

这时小兰眼睛一亮，看见河水中有头发，但河水一卷又不见了。小兰眼睁睁地等待他的出现，她的心里有几件事情闪过：救这孩子有把握吗？还是连自己的生命也跟着去了。她一跳下河，这小船和一艘胶片就会被水冲走，家里病着的妈妈怎么办呢？

又一次，孩子的头发在河上浮现，这一次离小兰的船十分接近，连孩子的脸孔也看见了，小兰再也不考虑什么了，她一个纵身就赶快地向河中潜去，那熟练的身姿叫人充满信心。

小船被河水冲走了。转了几转就不见了。

“许寡妇，小兰在救你的孩子了。”

“小兰是多么勇敢呀！”这是河岸上的声音。

小兰刚刚要捉着孩子的时候，急流又把她们分开了，这时小兰使出全身的力量潜到水中，终于捉住孩子的衣服。

小兰抱着孩子向河岸游去，经过早上的劳动，她已经全身酸软了，这时又遇上冰冷的河水，她不能不使出全身的精力和河水搏斗。

她的呼吸渐渐地急促起来，一只脚象抽筋一样停止了活动。这一停，河水渗进了她的鼻孔，身子往下沉了一下。但是一个坚定的信念在鼓舞着她，使她不能放弃生命，要斗争，斗争到失去知觉。

她又努力地向河岸游去，虽然一面被河水冲走，一面也渐渐接近河岸了。

岸上村民在紧张的期待着，尤其是许寡妇，她的心象吊在悬崖上，话都说不出口。

“你们看小兰终于游过来了。”

“这女孩子可真是我们村的好榜样呀！”

“她为了救孩子，自己的生命都不顾呀！”

“她的船被水冲走了。”

小兰终于把小孩子救上岸，她苍白的脸孔露出一丝笑容，她晕了过去。

这时许多在工作的村民赶了来，他们知道了小兰的行为都十分感动。

康叔和几个村民沿河岸去找小兰的船，孩子被救醒了，还有几个村妇把小兰扶回家去。

林婶从床上坐了起来，看见小兰那副样子，知道出了问题了。

“怎么？小兰，叫你要小心呀！你看看，果然出了事。”林婶痛心和怜爱地说。

“不！林婶，小兰作了一件光荣的事啊！她救了一个孩子，那是许寡妇的儿子，她等于救了两个人的命啊！”一个村妇说着把事情的头头尾尾全说清了。

林婶听着听着，不尽眼睛滚动着泪花说：“小兰！你做了一件好事啊！要是永生，林军还在，他们也不知多高兴啊！”

小兰这时眼里也闪着泪水，她联想起故乡的变动和失去的亲人，不然他们的生活将是多么广阔和充满欢乐。

我听完了林婶的叙述，心里十分感动，这是一个多好的姑娘，这些日子来，她成长得多么好啊！——茁壮而步伐稳健。

“你再往下看吧。”林婶说。

我又翻开日记看下去。

×月×日

我又恢复了健康，又可参加工作，这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啊！

村民的团结和觉悟已经提高了，他们也看报纸了，十分关心祖国日夜发生的事件。也在清晨和黄昏收听那亲切的播音……

这些事情的进展，追忆起来，使我十分怀念被捕的老大和失踪的林军。是他们给我播下火种。使我认识了人和社会。

×月×日

臭头仙近来几乎把他的臭头都抓破了，他在想着怎样对付我们的村民。

他的行动似乎全给村民监视起来了，这使他十分孤立和懊恼。

但我看这个人是不死心的，看他这几天又常出门，似乎又要耍什么鬼计了。

×月×日

风声又紧了。一切得谨慎行事。

×月×日

.....

这篇日记只写上了日期，却没有下文，我奇怪地问林婶。

“林婶，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是最后一则日记，刚写上日期，门外的敲门声已经震耳了。所以不能写下去。她被捕了。”林婶说。

“啊！小兰被捕了。”

“那晚十多个人押住她走了，村民赶到河边和他们争论，但是没有结果，小兰却笑笑地对村民说：今晚的事已不是第一次了，你们得坚持下去，真理总要胜利的。”

“怎么我没有看见报纸的新闻啊！”

“有的！有的！”林婶说着翻翻箱子，找出一张旧报纸拿给我，还指给我看一则新闻——

警方今日发出文告，通缉女嫌犯林小兰，高五呎二吋，穿花衣，蓝色长裤，圆脸短发，在押送途中逃走，任何人士不得窝藏知其下落者，务必与警方联络……

不 平 静 的

‘ 静 ’

黎 青

我对绘画这一门艺术是一窍不通的，但日前见报载一幅题为《静》的画之后，内心却极为不平静。盖此画附在一篇为某画展而特写的文章《生活与创作》之后。

纵观该《静》画，为什么我在“欣赏”之余，反而“激动”甚而至于愤愤不平静呢？其实时下奸商已不再“在商言商”，却是暗通政治，一见“政治行情看落”，立即使尽多角关系大量搜刮民脂民膏。就在这一阵阵风助火力下，使到物价腾涨，“人间都是怨”。许多穷苦人家在大人赚食不饱的情况下，除了动员较大子女去把劳动力廉价卖给“工业区”的大亨外，间也利用放工后原该休息的时间做点小食糕点让小孩沿街随户叫卖。如果你是“居者”怕“其屋”的“万税国民”，那么，你准会听见在隔着一层二寸半厚的板门外的阴暗长廊，一会儿传来马来小孩那如泣如诉的：“那西落玛、哥铃比伤”，一会儿又是广府话的“蕃薯蛋、油炸蛋”，不一会儿又传来：“烧的筒粿”

的潮州女孩的哀叫……从清晨到深夜，不断传来一阵阵令人听了心绞痛、肠欲断的哀声叫卖。其实买的人少，卖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象这种凄凉的情景，象这种挣扎求生的穷苦小孩的悲痛呼声，竟然打不动标榜“描画本地风景以及人民的现实生活”（引自《生活与创作》）的画家们的匠心！这说明了这类画家要不是身居要津，有大把钱供他躲在冷气室里，无睹于这民间的血淋淋惨剧，却只凭可恶的想象，把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实，粉饰成那么“完美”、那么“富有诗情”的《静》——两棵小树伴着静静的河流……再不然就是别有居心，企图通过“训练有素”的画笔来美化王道，从而博取权势者之唾余：“好嘢！汝系嘅给……”

虽然此时此地的环境并不如有钱有权者们及御用画家们所主观幻想的那么平静，同时静的后面是动，这是自称比人民高一等的“精英”也心白眼明的。试问：广大的人民岂能一辈子静默做牛马任人宰割？！广大的人民岂能一辈子闭门躲在屋里自怨自艾？！权势者们也正因为害怕人民激动，甚而至于暴动，经已广布罗网，鹰犬四嗅，妄图把人民置身于四面皆海的变相牢狱之中，使人人大有此地即“反攻老人”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宝岛”之感。职是之故，《静》画的用意及其时代背景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从这类画和实际生活中的“静”看来，可见权势者们其“用心良苦”实为可怜复可笑！然而人民的切身感受，应是另一种“静”——暴风雨前的“于无声处听惊雷”！

一九七四年

“啊！她走上了我走过的道路。”我激动地说。

“你刚才看的那封信是她出走后的两个月寄回来的。信封给拆过了，没有回信地址，邮票是柔佛州的，但邮戳却是彭亨州的。看来她的行踪不定啊！”林婶说。

“是的，她将象信上所说的，奔驰在祖国的土地上。她是一颗好种子，除非是枯萎了，不然她将会在地上生根开花。有一天，她又会回到故乡的怀抱。”我感慨地说。

“我想隔些日子，也许她又会回来的，就算偷偷地回来让我见见面也好。”林婶的脸上浮现着母亲对子女的一片慈爱。

“林婶，目前村里的情形如何？”

“村里是平静的。臭头仙目前还是村里的一颗毒疮，村民都想把他除去。你回来了应该给村民起一个带头作用。村民的夜学班也因为失去了小兰而停办了，这是一个后退啊！”林婶说得十分激动。

“永生可有什么消息？”我问。

“听说他已经转去石象城了，而且在城里也作出了好的榜样。”

我沉静了下来，漂泊了五年，故乡的一切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改变，可是村民的心中已经有了理想，象林婶，她目前的眼光是多么远大啊！

“你有什么打算啊！林军，你是在我这里长大的，应该了解我的心境。”林婶是那么恳切地等待我的决定。

“真的，林婶，我是应该留下来的，在故乡工作，和村民在一起，承担起村民的悲痛和欢乐。明天我又将摇起双桨，在故乡的小河上亲往，载着村民的希望和理想，随着潺潺河水奔向大海，林婶，我就这么决定了。”我充满信心地说。

“就这么决定了。”林婶愉快地握着我的手。

“是的。”我坚定地说。

我推开窗，夜是那么平静，盏盏的煤油灯火在村民的屋里摇曳着。

河水在哗啦啦地流着，载着满天的星斗向远方流去……



一分为二——看待当前表演艺术界

小卒

当前，仍有不少表演艺术工作者，不为名利、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些人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我们希望所有愿意为人民事业献身的表演艺术工作者，在生活实践与艺术实践中，努力改造世界观，注意总结经验，以期争取更大的成绩。

一分为二看待当前表演艺术界，的确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有的人私心杂念多，不愿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检讨自己的工作，反而利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藉口，进行“反批评”，说这批评是在否定成绩，说那批评是不考虑“客观条件”乱射箭等等，来为自己的错误路线或歪风辩护，这对于作者本身，对于读者，都是有害无益的。又有的人脱离社会实际，不努力改造世界观，不了解文艺是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更有的人严重到对过去的工作作出错误的“经验教训”，以为过去文艺团体太突出思想学习，才会使活动被迫沉寂。这些人的偏差，使他们在今天的实际工作中，在创作、演出以及对待群众的批评方面，产生忽视思想工作，反而鼓吹技术挂帅，不密切（甚至反对）结合社会实际等等。此外，我们还看到，有的批评文章，个人主义浓厚，以主观偏见替代摆事实、讲道理，不作出一分为二的分析，

关于演出与批评

微言

有人说，我们的文艺演出，有个“客观”的局限性，这是不错的。这说明了现实社会的对抗性的矛盾和斗争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艺术领域来。

一切有益于人民，促进历史前进的工作，都是在同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要想没有阻碍，一帆风顺，根本不可能，问题是怎样在实践中认真对待这些阻碍，发挥知难而进的精神，变被动为主动，力求发展，争取成绩。

在力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是需要批评意见的。有批评才有进步。那种以演出条件困难为盾牌，挡住人们对于表演路线的批评的作风，应该及时纠正过来的。一些一分为二地指出某些节目的偏差的批评，正好帮助了观众、演员以及编导认识问题的真实本质，

只在那里针对某作者某节目作卖膏药式的吹捧，或者对某作者某节目进行不符合实情的攻击，又有的批评文章，彼我关系搞不清，以致把节目的缺点，斥为有意“歪曲”真理；把一个偏差，指为“污蔑”好人好事。这类文章已错误地处理内部矛盾，违背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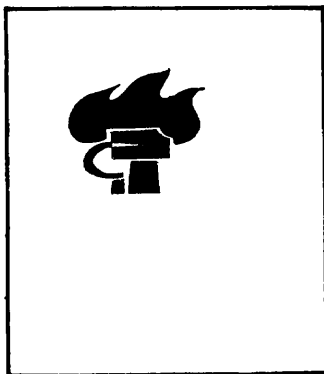
纵观表演艺术界，我们的战线还不能统一起来，原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有的人没有明确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没有落实（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同工农大众、同人民事业相结合。正因为有着这种宗派主义，阻碍了我们的文艺不能密切配合当前世界大好形势之迅猛发展。

客观的环境、条件，我们是必须全面分析和充份估计的。我们不能被困难条件所“围剿”而产生了悲观，不再前进。我们要通过集体的努力，促进矛盾的转化，调动我之各种有利因素，去破彼之网，使正派文艺活动壮实地发展起来。我们寄望那少数沉迷于自夸的成就的表演艺术工作者，不要安于现状，变成随波逐流，走上中庸之道。

总之，我们所有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表演艺术工作者，绝不会被客观条件所压服，而是要认真学习先进思想，努力提高认识，在同社会实际密切联系的实践中，改造思想，抛弃私心杂念，加强我之团结，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去克服困难险阻，以期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取得更大的成绩。

起着舞台演出因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发挥的教育作用。有关的作者、演员、编导不要为了面子或其他的私心杂念，排斥这种批评。我们要真心诚意为人民而搞文艺，有什么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错误、缺点舍不得抛弃呢？纠正了错误、缺点，把工作作得更好，不是大好的事吗？

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对待演出条件的困难，不断地寻求克服之道，同时要创造、利用其他新的表演、活动形式和场所，突破现有的框框。我们要在工作中纠正缺点、发扬优点，使文艺事业更兴旺起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使观众在看演出的过程中，以及表演艺术工作者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正确认识现实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断提高觉悟，坚持文艺为工农服务的方向。如果认为批评了表演上的缺点与错误，就是打击了新文艺运动，就是削弱正派文艺工作者的声誉，这种看法是唯心的，根本不了解正确的批评和反批评，是发展文学艺术的好方法。谨以这篇短文，与文艺工作者共勉之！



序 詩

炮声隆，
战云飞，
南海在咆哮，
全世界，
齐注目，
英雄的西沙群岛。
涌浪里，风云中，
海燕排空上九霄。
壮志鼓双翅，
豪情振羽毛。
飞翔吧，海燕！
歌唱吧，海燕！
快告诉我们，
西沙军民是怎样把入侵者横扫……

美麗富饒的西沙

阳光在碧波上一耀一闪，
海风把浪花卷上礁盘，
金子似的沙土，
白玉般的海滩，
珠贝铺满地，
乌肥积如山；
野海棠，
高撑着翠绿的巨伞，
羊角树，

西沙之战 (‘‘诗报告’’选段)

(中国) 張永枚

伸展在石缝路边；
开不败的野花啊！
红白蓝黄千万点，
汲不尽的清泉啊！
甘甜如蜜微带咸，
是祖国妈妈的乳汁，
点滴叫人力量增添，……
啊！
美丽的西沙群岛！
象一把珍珠，
撒在南海的水面。

看领海：
鱼群在遨游，
三两飞出波涛间；
马蹄螺，
梅花参，
恍惚如在镜中闪；
海松劲拔，
海柳刚健，
珊瑚的异彩迷人眼。
澹澹的海波，
象一块蓝丝绒，
把神奇的宝藏遮掩……

富饶的西沙群岛！
人民爱你，
强盗垂涎。
啊！西沙群岛！

亞非拉 詩歌 选

你富饶美丽，
更雄伟壮观，
象一组组威武的哨兵，
把守着航道要冲，
守卫在云水之间。

西沙自古是中国的领土领海，
我们祖先的足迹早把诸岛踏遍：
多少辈，
渔船来此捕捞，
多少代，
航队锚泊海湾；
更有那，
汉字碑，^①
先辈坟，
永乐古钱，
蓝花瓷盘，^②
文物，古迹，
铁证万件。
使人依稀可见：
祖先的渔火，
汉、唐的炊烟，
明、清的艇帆……

啊！
古歌中的
“千里长沙，
万里石塘”，
和祖国大地山水相依一脉连；
西沙、南沙，
中沙、东沙……
都是中华民族壮丽的渔乡，
岂能让强盗霸占！……

① 北岛有石碑，上刻“视察纪念 大清光绪十八年”字样。

② 中国军民在珊瑚岛发现明永乐（一四〇三—一四二四）古钱及吉瓷盘等文物。

五月之歌

(中国) 王方武

五月的朝阳光芒万丈，
五月的天空格外晴朗，
五月的汽车城腾腾火热，
五月的装配线追波逐浪。

当第一个部件在节日的早霞中诞生，
远方的战友一齐拥进汽车厂——
非洲的战鼓，巴勒斯坦的枪声……
一起加入了这钢铁交响的大合唱！

锻锤和汽车工人同声欢呼：
“呵，欢迎！呵，战友！”
客人的心中也溶进了这战斗的旋律：
“呵，中国！呵，解放！”

非洲的战友摸一摸铮亮的车头，
奔腾的尼罗河注入了水箱；
越南的战友摸一摸发动机，
椰林的怒火就燃烧在汽车的心脏……

我們的炊事員

(中国) ■ 李 瑛 ■

山林里的鹿没他走得轻，
山林中的鹰比他起得晚，
悄悄地推开门望一望天，
群山不见了，大雾弥漫。

从贴身口袋掏出根火柴，
轻轻一划，又点亮一天，
一盏灯，照得人影摇动，
一把柴，烧得饭热菜香。

群山抱着我们这小小哨所，

哨所的炊烟又抱着群山，
我们的炊事员忙里忙外，
哪管身边云卷雾缠。

窗前的菜呵，染绿了石缝，
屋后的猪呵，栏满膘圆，
这时你看他笑容满脸，
也会听见他歌声满山。

他的窗边挂着两把琴——
窗里是三弦，窗外是飞泉；

盛满了五大洲咆哮的流水，
“解放”才能越过沙漠、山岗；
装满了全世界革命的烈火，
“解放”才能飞过大河、长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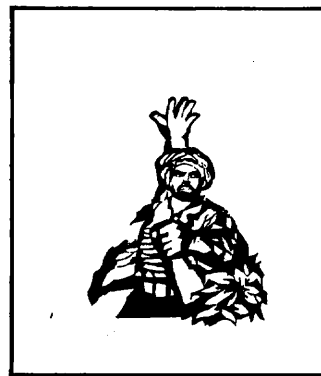
五大洲的战友涌到装配线的尽头，
和咱汽车工人紧挽着臂膀，
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象在狂怒吼，春雷滚荡……

为了表达无产者共同的心声，
大家围上一台整装待发的“解放”，
伸出一只只粗壮的大手，
把豪放的车笛狠狠地按响——

那雄浑的声音顿时响彻大地长空，
在颗颗火红的心中回荡——
“团结！战斗！
解放！解放！”

他的身上有两只翅膀——
一只是革命的歌，一只是扁担。

哦，夜巡的战友就要回营，
快把个个脸盆里清水打满。
两只桶挑来了壮丽的天地，
一头——红日，一头——青山！



水 田

(中国)

张 德 强

象一面面光洁铮亮的明镜，
镶嵌着绿色的花边；
象一幅幅色彩纷呈的画片，
描绘着时代的春天。
啊，我们公社的水田！

我爱江南鱼米之乡，
我爱这盈盈水田。
清晨，我用犁尖
将万里彩霞精心裁剪；
傍晚，我把秧苗
插进星海银河之间。

水田呵，水田，
可曾记得苦难的往年：
你混浊的泥浆中，
栽的是长工仇恨，

淌的是穷人血汗；
你破碎的镜面，
映着黑沉沉的天，
照出一张张愤怒的脸。

而今呵，还是这片田，
荡漾着这温暖的春泉，
闪烁着太阳的万道金线，
满溢着战斗的豪情，
孕育着金色的丰年。

啊，欢笑的水田，
摄下了多少动人的照片：
村支部碰头会在渠边召开，
商计着学大寨的战斗方案；
姑娘们巧手飞针走线，
碧水里漾起朵朵笑靥。……

啊，透过明镜般的水田，
使我们想得更多、更远；
天下还有多少兄弟姐妹，
仇恨的血泪在水中翻卷……
我们公社的水田啊，
紧连着五洲的山川；
战斗的烽火染红田水，
哦，也映亮我们的心田！



恩情 永 不 忘

(中国)

旭 宇 火 华

毡包里，人影多，
壁上国旗红似火；
国庆前夕访贫牧，
战士围着老爷爷坐。
马头琴声声响，
飞出串串欢乐的歌。
老爷爷为什么流热泪，
琴声也哆嗦。
幸福的时候想起了过去，
马头琴拉起了悲歌。

琴声满仇恨，
弹哭了星星，
弹暗了月色。

旧社会，
风狠，雪恶。
父母有骨气，
不甘受压迫，
招来王爷皮鞭落。
血泊里
老人眼不合。

琴音声声愤，
霹雳弦上滚，
琴弓迸怒火。

父母死，
留我孤儿一个。
仇山恨海胸中装，
冲向王爷庙，
我放一把火！
从此后，
千里草原难站脚，
黑夜琴声伴着我。
眼望穿呵心想碎，
盼东方
升起朝霞千万朵！

琴音笑起来，
弦上跳动欢乐，
马头琴也年轻许多。

老爷爷翘起胡子，

追忆幸福时刻——
代表贫下中牧，
坐上去首都火车。
天安门前
热泪簌簌下，
嗓子都喊破。
母亲的恩情永不忘啊，
领袖形象心底刻。

琴音比草原宽阔，
说出无限期望，
琴弦和心弦一起绷着。

老爷爷笑眯双眼，
喜悦收心窝。
看战士胸脯挺起，
拳头紧握，
象是说——
老爷爷放心吧，
母亲的恩情永记着，
霞旗下
新一代唱战歌！

張勇之歌

(叙事诗选段)

王書懷

呼伦贝尔大草原啊，
马头琴声声动天，
把一曲东风旗帜的凯歌
四方传遍；

克鲁伦河的流水呀，
激浪翻卷，
把英雄乌恩琪，*
深深怀念。

那一天，
当克鲁伦河洪流四窜，
落水的羊群呵，
遇到了意外的危险。
听到那羊群的惊叫，
你周身热血滚翻；
面对那汹涌的浪头，
你胸中腾起烈焰：
“一定要保住集体财产！
一定要保住集体财产！”
只听你连声高呼，
只见你飞身似箭，
奋勇跃入了狂涛，
与洪水展开激战……
漩涡阻拦，
你用双肩去冲开！
急浪打来，
你挥铁臂去劈斩！
生命宝贵属人民，
誓将青春献人民！
严峻的考验临头，
你发出豪壮的誓言。
呵，红日升在心中，
鼓舞你战斗！战斗！战斗！
宝书贴在胸口，
指引你向前！向前！向前！
让一只只绵羊脱了险，
把一只只绵羊救上岸，
当最后一只羊儿被托出水面，
一个洪峰
猛然压到了你的身边……

呵——青春如火，

你把如火的青春交给了草原！
红心闪亮，
你把闪亮的红心向人民贡献！
你壮丽的青春呵，
化作了草原漫天的红霞；
你不朽的名字呵，
传遍了祖国的万里河山……

啊，张勇！
草原上的红卫兵，
革命青年的典范。
你光荣的名字，
永远铭刻在美丽的大草原，
铭刻在草原人民的心间。

访遍每一片土地啊，
每一片大草地上，
都流传着你动人的故事；
走进每一个蒙古包啊，
每一个贫下中牧，
都珍藏着你豪迈的诗遍。

想起你啊，
多少贫下中牧老阿布，**
捧起你敬赠的

宝书一卷卷。
卷卷宝书贴胸口，
耿耿红心耀眼前，
如同和你在一起，
刻苦学习永不倦；
想起你啊，
多少贫下中牧老额吉，***
掌起你用过的油灯一盏盏。

油灯忆长夜，
往事触心弦。
仿佛见你披衣坐，
正为亲人战士忙缝连……

想起你啊，
长思念，
千歌万曲动河山。
烈马奔腾急，
雄鹰拍蓝天，
草原人民寄深情，
黄花岭上花烂漫。

啊！张勇！
十三个月的草原生活，
在战斗的年月里，
只不过是一瞬间；
十九年的短促一生，
在革命的征途上，
也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起点。

啊，张勇！张勇！
你永远活在革命人民中间。
小小的克鲁伦河之畔，
怎能是烈马蹄蹄的地方，
十三个月的最后一天，
怎能是你战斗生命的终点！
是骏马，
怎能离开这无边的大草原，
是雄鹰，
怎能离开这广阔蓝天；
红色的种子啊，
已经在草原人民心中深深扎根，
茁壮的青松啊，
已经在风雪高原上英姿招展……

啊，张勇！
你没有死，
从家乡到草原，
你跨过了万水千山，
万水千山啊，
你的足迹是这样的新鲜！
从一个牧包到另一个牧包，
你闯过了风风雨雨，
风雨中啊，
你的故事永远讲不完……

* 乌恩琪，蒙语，忠诚的意思，是贫下中牧给张勇起的蒙族名字。

** 阿布，蒙语，爸爸或伯父的意思。

*** 额吉，蒙语，妈妈或伯母的意思。

半	個
春	天

(越南)

輝瑾

今晚，我凝视着墙上的地图，
但见半个祖国支离破碎；
春天里找不到一丝春意，
啼明的公鸡也在踌躇、犹豫，
因为半边天光明，半边天一片漆黑。
宇宙的光线射到这块土地上，
有一半要失去光芒；
太阳只得在分界线上停住脚步，
它的心里一定是万分痛苦，
好象缝衣缝到一半断了针，
该是多么令人感到伤心！

在我们当年被奴役的日子，
学校的课堂上只讲“印度支那”，
从没有听过提到越南的名字；
祖国在敌人的砧板上被砍成三段，
世代祖传的名字也被抛弃。

如今，半个江山光明灿烂，
地图上充溢着醉人的春光。
战旗飘扬在首都的中心，
我沿着铁路线展望祖国；
东海上映现着长山的倒影，
雷电和山雨交相飞腾；
那里有簇簇初放的花朵，
还有欢乐的泰苗自治区。
再看那英雄的越北，

工厂林立——新社会大厦的基地!!!
山脚下是国营农场，
有奔泻的瀑布和高高的堤防，
金黄的稻禾啊，千里飘香。
幸福降临在家乡的土地上，
人们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我抚摸着地图的这半边，
全身感到无限的温暖。

但是，半壁江山笼罩着黑暗，
地图上仿佛要喷出仇恨的火焰。
这里布满着囚人的营房，
在向田、得市和维川，
一群群疯狗日夜狂叫、横行，
但这里的人民从未停止过斗争。
革命的力量如翻腾的巨浪，
日日夜夜澎湃、汹涌，
冲击着每个村庄和小巷。

我凝视着地图，
只看到半个春天。
我的手按在地图上，
听到祖国的血液滔滔奔腾。
春天啊，你将在全国版图上降临！

19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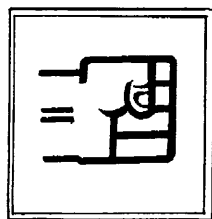
我们不再流泪，我的兄弟！
为了报仇，我们要寻求有力的武器，
要有怒火炽烈的人民队伍。
用不息的战斗，它象海涛汹涌，
一浪跟一浪，一浪猛过一浪；
用铜墙铁壁去对付侵略者，
人民将粉碎侵略，寻求解放。
告诉刽子手，我们要为鲁孟巴报仇！
困难和敌人的气焰挡不住我们。
痛击吸血的侵略者，
直到它粉身碎骨。
这是钢铁般的战线，
战线上升起红色的朝阳。
我们已经奋起前进，
退缩——这不可能。
每当我们洒了鲜血
我们的队伍却发展壮大。
一个人倒下去，

告 訴 劊 子 手

阿·穆·凱爾
(苏丹)

千百万人会参加我们的队伍。
告诉刽子手，我们要为鲁孟巴报仇！
非洲，站起来，象熔岩迸发的火山！
给强盗狠狠的打击！
亚洲和非洲是胜利的战线，
它的胜利不能抵挡。
一个回合的瞬息，
出现了清晨的曙光。
它的背后，是刚果矗立的森林；
是法尼亚的解放。
胜利的阿尔及利亚，
人民军队在欢笑歌唱。
在别的土地上，
同样的事情一定来到。
我们将为鲁孟巴、穆米埃……报仇。
用眼泪吗？不！
用战斗！战斗，反复的战斗！

上街战斗



(哥伦比亚)曼努埃爾·塞貝達

你们杀害了我的母亲。
你们杀害了我的父亲。
我的心充满了憎恨。
我要上街战斗到死亡。

我需要一个家庭，
无论白天晚上
随便什么时辰，
你可以在那里找到我，
因为我以前的家庭

如今一个人也不剩。
我的心充满了憎恨。
我要上街战斗到死亡。

我所爱的人都已死去。
他们永恒的希望也已熄灭。
他们不在，使我忧伤，
同时也使我高兴；
他们再也不用过悲惨的日子，
遭受你们的欺凌。

我的心充满了憎恨。
我要上街战斗到死亡。

你们杀害了我的母亲。
你们杀害了我的父亲，
如今你们的世界也该灭亡。
我的父母应该重生。
我的心象火焰一样欢笑。
我要上街战斗到新生。

奴 · 隸 · 淚

(古巴)何塞·馬蒂

忽然间一道深红的光线，
撕破了铅灰色的云幕。
一只奴隶船紧靠着海岸，
卸下了船舱里的黑奴。

棕榈树深深地弯下身体，
狂风要把树丛吹到天上。
一行行的奴隶在黎明时候

来到从没有到过的地方。

风雨吹开了房子的板门，
一路上折断了许多树木！
有个奴隶母亲也在走着，
她抱着的孩子不住地啼哭。

圆圆的红色的太阳穿过浓雾，

在荒漠似的大海上升起。
而树枝上高高地悬吊着
一个戴着镣铐的年轻奴隶。

不，有个孩子决不会忘记：
当痛苦的眼泪流下的时候，
他曾经对着这个尸体发誓，
要为一一切被奴役的人报仇。

红色的戈比叶

(智利)維爾杜果

我象颗火红的星星
生长在古老的森林
在那静静的黄昏
开放着红色的花朵
我的藤儿慢慢伸展
攀到印第安人的窗前
阿拉乌加姐妹的眼泪
洒在我鲜红的花朵里
我每朝向太阳开放
我每夜梦着那悲伤

残酷无情的战争火焰
毁灭了田庄和家园
我那些花朵也凋谢
这都是战争的苦难

我的心情无限悲伤
日夜在忍受那痛苦
到古老的森林里面
勇敢的雄狮正在怒吼
让我倾吐胸中仇恨
印第安兄弟在等我

看我那红色的花朵
象一位战士的眼睛
更象那枪上的刀锋
时刻在准备着战斗
我曾被那狂风吹倒
没人同情没人知道
彩霞不在黄昏出现
却在静悄悄的夜晚

当天空透出了霞光
那是我胜利的希望

温暖的阳光照遍大地
露珠晶莹闪闪发光
祖国美丽的智利高山
我从心中深深的爱你
印第安人被粉碎了
我多悲伤我多痛苦
泪珠洒满白雪的山峰
因为我是阿拉乌加的弟兄
难道命运就是悲伤
愿鲜花在痛苦中开放

危地马拉



瑪麗奧·拉臘·羅比斯

(玻利維亞)

当你同自己的孩子嬉戏的时候，
当你收集起一点点的土地，
归还给农民的时候，
当你的生活的赞歌最嘹亮的时候，
当你的孩子们的梦最香甜的时候，
当你最最喜欢欣鼓舞的时候，——
有人突然蒙住你的两眼，
把你拖上悬崖，抛入深渊。

这是怎么了？你说说，危地马拉，
美洲黎明中浴血的鲜花。
有个年老的母亲前来说：
“是雇佣兵的网裹住了她的手脚。”

这是怎么了？我看着地图，
用惊异的眼光寻找着你的香蕉林
和你的橙子树，
烧焦的田地，受伤的农民，
备受奴役的鲜血，
受着鞭打的嫩皮肤。

歌声传来说：
“她多娇、秀丽，
她的工农真诚、纯朴，
她是美洲的腰带，
是陶工转盘和愈疮树的韵律。”

这是怎么了？因为我知道，
你抚育备受压迫的人，
你从未忘记
在自己的孩子中间
平分母亲微笑的温存。

你抚育备受排斥的人，
你慷慨地把自己的光辉给予他们，
你那子午线般的脉搏
在每一间小屋里跳动。
为了未来，你挣断了
饥饿和贫困的锁链。

你的英雄们在刑讯室里受到拷问，
百般地侮辱，残酷地折磨。
但是你所播下的种子，
披上新装的春风，
等待着春天的玉米田，
和那找到梯子的人，
都不会死亡而无用，
而人将沿着梯子攀登上，
危地马拉，人类大厦的顶峰。

人民象一个骡夫行走在峭壁山丛，

无论是沼泽，或者是悬崖，
都不能挡住他前进的行动：
有一颗坚贞不渝的心，
象一面旗帜，在引导着他；
他肌肉发达，双脚象罗盘一样
指引着他前进的道路——
这条道路通向未来，
那里曙光鲜红，麦穗金黄一片。
你不仅是一个骡夫，你将成为一个战士，
因为人民是意志和双手的统一。
你将跳过苦难的深渊，
你将找到幸福的源泉。
那时候，我要对全世界高呼：
“危地马拉啊！
商人已不再把你掠夺，
他们已保不住自己的地产，
十字架已不再是他们的掩蔽物，
拿它做幌子，嘴上叫你声好妹妹，
手中却把背叛的匕首扎进你的心坎。
那班语声温和的屠夫，
那伙递送秋波的坏蛋，
他们已不能再把你拥抱，
以便从怀中取出威吓的炸弹。

他们砍断了你的枝叶，
忘了挖你的根——你的意识；
你的无产阶级的鲜血，
犹如长啸的雄鹰，直上青云，
凡是流过鲜血的地方，
鲜血都在向上奔涌，
促使你
挺起脊梁，神经坚强。

我们，你的美洲的弟兄们，
懂得，最重要的历史时刻
正在苦难中诞生。
因为象待你们一样，他们也玷辱我们。
让那伙轻视你的意志的人，
让依靠大炮统治着你的人，
让联合果品公司^①，还有别的人——
所有使大地受苦受难的人，——
都记住，
明天，当胜利的凯歌
在你的工农中嘹亮四起，
危地马拉啊，
他们就只好束手待毙！”

① 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是由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阴谋组织的。



游 一 洲

我愛我的青春

……这是我背离我的家人的意旨，自己走了出来后的第四个年头。

——前三个年头是怎样逝去的呢？

第四个年头了，我开始这样地，也开始懂得这样地在独行的、孤寂的心路上浮泛出这样一个自问。而已经是廿四岁了。很羡慕地听人家自报着自己的青春：

「我现在十八。」有滚圆的双臂，结实宽厚的胸膛、躯体。脸色似乎有点紧张；但大抵还收抑不下那一丝流露在眼角和抿起的嘴角边的青春的光采。

我走过去想抱住他，或者双臂搭在他两肩上扳定他的身体，让他正视着我，能够觉察我的语气的沉重：

「你要珍惜你的年华。」

那青年的笑意不懂什么时候已经消逝掉了，他心里觉的奇怪：「这是爸爸和大伯讲的话？」他的头向旁边转过去，似乎有一个什么声音在远处什么地方响了起来。他看到喧闹的城市街道、大放光明的卫星镇组屋、一片的钢筋水泥森林……他两臂稍为向上举起张开，要自我的掌握中挣出去，并且也真的挣扎了出去，走掉，半途还回过头来看看我，仿佛不认得我似的。

我于是追过去。他把身体转过去，以他的宽厚的背向着我。我追急了，气喘咻咻，差点收不住冲势撞向他去。我一手抓住他的一边肩膀。

「你的的确确要珍惜你的青春的！……」

「这是书上的话。」

马上，我就觉得是真的这样的。这是书上的话！这的确只是书上的话，人们重复过不懂多少回了；而现在发自我口中。它们一离开我的口，就一齐翻了个身，向下跌落在尘土封盖的冷硬地面上，死死的、毫无生机地躺在那儿，并很快就发出腐臭。

他低头想要转过来看我在作什么，但顶着那颗头颅的脖子只转了一半便停住了：他看到他的前头有一对壮美洁白的翅膀在黯暗的天上有节奏的、充满信心

地运动着、拍击着；而下面，下临着一个堆满白骨的深谷。他的脖子停住了，让整个视线全汇集在那对壮美洁白的翅膀上，他底双眼因为兴奋而熊熊地燃烧成通红，周围的空气被烧的吱吱作响。

「这有多美！」他已忘了先前他还觉的我的酷似他的大伯和爸爸，兴冲冲地拉住了我的手，指着那对翅膀。

「但是——它并没有前进！」我马上就觉得惶惑，周围一片漆黑，怎样去衡量它们的进止呢？

「你怎么懂的他没有前进呢？你看他不正在那边动着吗？」他气忿地反驳，眼神流露出满腹的不服、怀疑和不屑。他于是又回到先前他的思路上去：「这毕竟只有大伯和爸爸那辈人才这样的！」他于是摔开我的手。先前的热情化为冰样冷的敌视的眼神。

我实在看不到那拍动着在上头的一双翅膀是在前进——我的眼泪什么时候已因气忿焦急溢出我底眼眶，向下化为两道小溪静静流动在历经风霜的脸庞之上。

「实在并没有前进！那是假动作……而且干吗只这么一对呢？……」

但他已经不愿再听下去，这回真的走掉了。半途又转过头来，整个视线注向黯暗的天上那两只白翅——它们耐心地、整半天地在那上头鼓动着，下临着一个堆满白骨的深谷。他于是把双手举起张开在两旁，奋力地模仿那鼓动的次序，消失在前头的路上。

就只那么一瞬间，那双白翅马上碎裂成一块块白色的碎片，自那半空纷纷落下，掉落在深谷的白骨堆上，暗夜里传来一声低低的窃笑，在冷冽的空气中激起一个又一个的波纹，一圈圈向外扩散，重重地打在我的心上。

那向外扩散的声波一浪紧过一浪，一浪重过一浪，我实在无奈他何的。而这时就真的听到破空而来的翅声，实实在在的「拍拍」声——有一群的各式的羽翅，自那微亮的天际遮天盖地飞了出来。那群飞的喜悦和信心，沛充于每一双羽翅的飞姿中，而声浪更是那样的实在和深厚——暗夜里泛出的低低的窃笑声开始变的更细了。有一个声震天地的前锋的声音在那上头充满战斗力地嚎叫了起来：

「伙伴们！——」

应和着的是四边山头燃起的篝火和歌声：

「不怕你关山千万重！

不怕你

……」

不断的有受伤的，颜色并不悦目的一对对青春的翅膀自夜雾弥漫的大地上飞起，去跟上那群飞的大队。

我提起双脚，这回我竟也有了飞的欲望，我拉开我背后包扎得好好的背巾，马上便发觉那珍藏着的一对翅膀什么时候已经僵化了，成了一个晶莹玲珑的玉雕附生在我的背脊上。我底心既刻充满了悲伤、无限

病 中 漫 笔

庭
信

一

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病房显得十分明亮。我睁开眼睛，心中无比欣慰。

我终于熬过了手术，彻底铲除了脊椎骨的七年疾痛。连接在伤口处的管子，还滴着败血。那失去知觉的片刻以后，阳光竟是如此温暖，甚至那从吊架上的玻璃瓶涌出的葡萄糖水，一滴一滴也那么晶莹可爱。

我仿佛获得了新生！

渐渐地，我又沉入梦乡……

二

妈妈担心我的病况，特地在晚上来医院探我。翌日清晨，又出现在床边。

我平卧着不能动弹，只可以转动颈项。我微笑着告诉妈妈，我一切平安，她老人家才稍稍放了心。

入夜，护士来取下葡萄糖水，我动了动酸软的手臂，忽然有一阵欲高呼狂喊的冲劲，但我忍了下来。记得隔床的新床号，曾吵了一个下午，我不能和他一样，否则，我也要被骂为“疯子”了。

我转过颈去，总算看到了他——一个高颧骨、瘦弱的年青人，正盘膝盘手端坐在床上。两边特地加上栏杆的床并不能束缚他的活动。他忽然狂喊一声：“军曹，向右转！”“快点，看齐……吃饭罗……医生，我要医生……”。

一天又一夜，他不曾静下一时半刻。我在他的骚扰下，迷迷糊糊，也不曾真正入睡。很显然，这个不安静的病号是被“入伍生活”折磨致疯的。一个二十岁青年痛苦的一生就这样开始了！……

三

我醒来了，就发见肚皮鼓涨得象小山一样。胀风又胀尿的痛楚，一次又一次折磨我，我忍不住咬紧了

牙关，尽量不哼出声。

我尝试排尿，屡次不能如愿。

医生给我喝药水，后来又打针使我入睡。药力过后，我醒来了，依然见到那“小山”，而且比前更痛。最后，医生只好利用一条胶管，穿过尿道，将尿抽了出来。护士倒尿的时候，一共两次。满满一个铁罐，又盛多半个铁罐，我松了一大口气，只好对着护士苦笑。

经过数次抽尿以后，我开始发高烧。医生说，这是膀胱感染了细菌，尿液不清洁之故。记得有一晚，我又涨尿了，也不顾医生的嘱咐，强撑起身子，喊叫护士，一遍又一遍。

墙上时钟指着十二点。医生来了，照例给我吃药、打针。可是，药并不生效，很快的我又醒了。我又半撑着身子，喊叫护士，一遍又一遍。医生巡楼去了，护士叫我忍下去。痛！痛！难以忍受的痛楚！直到凌晨三点正，医生终于来了，我已是精疲力竭。

四

父亲来看我，坚持要我转去二号病房。

那晚上我昏昏沉沉，只觉得隔床人影幢幢，忽然一阵骚动，凄厉的哭声震荡着夜空。

一个病友死了，离开了人间，离开了亲人。

他是一个瘦削、黑皮肤的中年人，入院是为了要扭正被理发匠扭歪的颈骨。那几天，他躺在斜斜的床上，两边头额套着一个铁夹，铁夹统向脑后吊着两个沉重沙袋。他一定很痛苦，不断呻吟，而护士看也不看他一眼……

我闭上了眼睛，默默地为这不幸的同胞哀悼。耳边响着悲凉的哭声，他的女儿大声责问医生，到底是怎样会医死了她的父亲。

我回想在那段等待开刀手术期间之所闻所见，不禁记起英国外科医生洪若诗在《我在新中国十五年》一书中所作的控诉：中国解放前，帝国主义列强所设

的懊恼。天上有一个极大而美妙的诱惑在向我招手，而我似乎连飞行的工具都失去了、没有了。

我底青春也许将一无所用了吧？

而前头那青年走去的大路上这时迟缓地飞出一对折损的翅膀，颜色并不白，那拍打的节奏也不和谐，

间或甚至有几次抵抗不住地心巨大的吸力狼狈地堕了几尺；但它又生回它的力量，缓缓地自那地面上飞起迎向那群飞的大队。

它甚至有几次竟下堕了数尺，但毕竟又生回它的力量，自那黯暗的地面上飞起迎向那群飞的大队

的“一些医院也给劳苦群众施诊，可是这种慈善包括着另外的含义，因为后来揭露，时常有根本没有病的人，成为相当野蛮的医学试验的牺牲者”（第100页）。试问：我现在所处的医院不也类似吗？多可笑，我们还得先挂号，还得付钱，才被批准在这儿享受“公民权益”。但老弱的毕竟要死去，而又有多少年青力壮的，也在床上辗转呻吟呢？我们被当作试验品，把研究成果去为资产阶级效劳。

我实在不愿也不能再去思虑这些恼人的问题了。夜已深，哭声也渐渐远去，终于消失。寒风拂过那不远处的穷人尸体，也让每个病友同时感到怨怒与无言的凄凉。

我要转去二号病房，别的且不说，我这个“大主顾”看来是已做定了。

五

二号病房的房间比较安静、凉快，每一个房间大约有五、六个病人。

下来之前，医生特地替我接了胶管，以便让我“自动”排尿。

胶管使我感觉很不舒服，我想来想去，最后把胶管拔了出来，丢在地上。只要有人帮忙我站起来，我一定要自己排出尿来，不能再依靠胶管。

邻床的G，病情和我一样，却比我痛多几年，他没想到我的情况会如此恶劣，不时投来慰问的眼光。

下午，我叫来了一个护士和一个马来工友，一边一个撑着我的腋下，我站起来——手术以后第一次站起来，两脚一直打颤，我默念着：“下定决心……”手紧抓着屏风的铁枝，二十分钟以后，我终于胜利了！一阵热辣辣的痛楚，从尿道引出了混有血水的尿，断断续续。我也出了满身汗水，浑身乏力。

刚躺下不久，三号病房的W忽然撑着拐杖来看我，他关切地问道：

“你感觉好点了吗？”

“谢谢你，我刚才自己小便了……”

谈没有两句，护士来赶他回去。

我望着W的身影，深深地接受他真挚的友情。

W很年青，今年才十七岁。在三号病房，我的精神好好的时候，两人时常奕棋，我请他吃水果，他也请回我，而且还教我一种削切橙子外皮的好方法。W十分健谈，谈谈笑笑，和每个病友搞得厮熟。只有一回，他走来找我，一只空裤管塞在腹前。他听牧师说“人有灵魂”，而他也梦见了自已的影子，在一片白茫茫的地方，又蹦又跑，自由快乐。他问我这是否即是灵魂。我听了只能默默无言。我知道他其实是在感伤他失去了一条大腿，为此他曾经哭了几天几夜。他无意中跌在地上，被一只木头插进腿肉，赶来医院急诊，医生说已取出了木头，但想不到还有遗留在里头的木屑，几个月以后就腐烂生虫了，重进医院时，就

被锯掉了大腿。W的故事似乎很平凡，木屑毁掉了他的大腿，以后他将被送去学手艺；或许凭藉他的灵巧，终于能获得一份职业；或许在“爱国”小说家们的笔下，他还有了爱情，有了家庭，而且也很“多愁善感”，然又不失去“刚强勇猛”；或许有一天他的照片还会出现报端，引起某些“有功人士”慈善之心。

“这是不是命？我曾听牧师这样说。”他问，眼睛望向窗外，含着泪光。

“不！”我扳过了他的肩头。

沉默了一会，不等我说下去，他撑着拐杖，走向他的床位去了。

我不禁想起一段名言：“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

六

发烧，每天两次，一直保持在华氏一百零多度。

朋友们来看望我，竟不敢叫我认我了。反而是我醒来，先开口打招呼。

从哲学上看，病，不论是生理的或思想的，总是有反复的。持续不断的发烧，曾使我精神沮丧，甚至怀疑病状是否会好，而且后悔被开刀动手术。

邻床的G，他有忍痛的毅力，他时常叫我坚持起来吃早餐。还有S，一个五十岁开外的锡克族司阍，他断了一条腿骨、一只手臂和碎了一只手肘，但他从来不哼一声。令我感动更深的，是李君的母亲，她锯去一只拐脚，第二天就坐起来，而且还鼓励我要坚强勇敢，不要软弱，病就会好起来。

我感到惭愧，我受过的磨炼毕竟太少。和在劳动阶级的朋友们比较起来，我确是太过软弱了。

以前，曾看过霍夫的文章，写的是他与癌症搏斗的经过。当时，我很佩服他的毅力和战斗的乐观主义精神。后来，我又从报章上见到一首追悼他的七律诗。当时，心情十分激荡。分别短短一年时间，回想那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此时更勾起无限怀念。一方面觉得惋惜，另一方面觉得当时霍夫在病中尚对我寄望甚殷，如今他已病逝，我呢，却并没有做出任何成绩来。每思至此，我就阖上手里的书，学霍夫那种一分为二对待病痛的斗志来策励自己。

世事每多难以逆料，我也想不到在施行手术以后，会同时发烧不退，而且被搞得情绪十分恶劣。后来，再自己细细想过，这未免正是自己的缺点，如果没有同房病友，以及朋友们的鼓励，恐怕我要更低沉、消极了。每次反复以后，我心里，有时哼出声来唱

道：“……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的力量倍增，信心也提高了许多。

七

对面病房不时传来谑笑的声音，说得难听一点，是在打情骂俏。那个公子哥儿，正在述说他如何深夜到武疑士街看“人妖”，听的“护士”也那么津津有味；甚而一连几天，都喜欢围到那儿去。那个公子哥儿，大清早就有牧师来找他说教，大约祷告一做完，他又追着每个女护士交头接耳，嘻嘻哈哈。

别人的事情我可以不管，隔床那个马来教员的无聊却令我难堪。他肥肥胖胖，为人师表，咬着一支烟斗，也不落人后大谈追求之术。寻花问柳，他更是熟悉。我真不敢“怀疑”，他怎样去培育“英才”。

正是由于我不擅长英语会话，无形中这似乎也是一种“罪过”。

我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宗旨，也懒得和某些“白衣天使”打交道。有大部份的护士在埋怨，她们也受不了上司的脾气。我不知道那些会颐指气使的蓝带护士们，是否是以前也受气，所以现在也来仗势欺人？有时她们的横蛮、可恶之处，促使你处于绝对的劣势，因为是病弱之体，想反击也无气力。

官僚主义、事务主义和盲从主义的专政，造成行政上的忙乱。有些医务人员恨不得大发一番命令以后，就会闲下来，找机会聊天。

最初几天，我完全不能起身，清早要更换床布时，我先转过身子，等过一半后又再转过另一边去。当第一天，我尝试用掌心支着身子坐起来时，那个“令人讨厌的母鸭”，脸上扑着两团红粉，一副圆圆大大的新潮眼镜架在鼻梁上，腿上的丝袜使她高贵了几分，嗒嗒地走了过来，立刻咧开大咀命令道：

“起来，走去坐在那张沙发上！”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我拐到墙边去坐在那张矮沙发上（谁也会想象到，刚动过手术的脊椎骨，一旦坐下去了的后果）。于是我断然拒绝了她的命令，从此就种下了麻烦的后果。

紧接着，在一个见习护士帮忙我洗脸、抹身子的时候，那“令人讨厌的母鸭”立刻发出怪叫，并掀开屏风的布伸进半个头来：

“他不是不会动的人，谁叫你替他洗抹呢？”

见习护士只有苦笑。我不得不靠一只手支在床上，靠另一只手扭乾毛巾，自己抹脸、抹手臂、抹前胸，又自己扑粉。支在手上的手没有力了，不断颤抖，我赶忙躺下去，兀自喘气不息。

第二天，护士长还特地警告我，不可以去坐在沙发上。等到“讨厌的母鸭”再来的时候，又拉了一张椅子放在远远的地方，用手一指：

“Walk to there!”（“走去那儿！”）

“No!”我拒绝了，因为我连站立都不行，更何况走。

“Why can't you walk? The doctor said you can walk so nice!”（“为什么你不可以走？医生说你已经可以走得多棒呀！”）

好一个“医生说”，我后来才恍然大悟：她倘不搬出个“医生说”，她的命令就漏气了。我不知道是那一个“医生说”的，我也不知道她从哪儿听到“医生说”我已可以行走。总之，这个“讨厌的母鸭”终于在翌日清早和我爆发了一场“战争”。

我由于膀胱积尿发炎和感染细菌，医生劝告务必饮用大量开水，不断排尿直到尿液清洁以后，我的热度才会减退。那日早上，我正围起屏风小便完毕，一躺在床上就听到那只“讨厌的母鸭”在屏风外，运用极卑鄙的字眼咒骂我。怒火叫我从床上霍地坐起来，她一推开屏风，看到我双眼怒睁，顿觉不妙，也不敢硬要我走到沙发那边去，也不敢命令我替她拿住三个枕头和被盖，悄然低头整理床铺。

“Where is your head?”（“你的头在哪儿？”）

“My head is here.”我故意用手指点点我的头，这个方法还是隔床的G教我的。果然奏效，她焦燥地说：

“我是问你，你的头睡在哪一边？”

“昨天，你已问过，今天你再问一次，你每个早上，只会象鸭子一样向着病人呷呷叫，那么请问，你的眼睛在哪里？你每天早上向我大呼小喝，是什么道理呢？……”

不容我说完，她已经开始在我的责问下寻找退路：

“我是和我的同事讲话，我没有和你讲话。”

说完，匆匆就走。此后，她就收敛了凶态，再也不敢嚣张。

其实，象这类“护士”并不少，只是有的还不敢如此放肆而已。据理而争，杀掉她们的威风，她们就会变得乖些。然而，可以想象其余不会和她们抗争的病号，被她们欺侮了，真是有苦难言，也只好逆来顺受。

比如有一回，我被叫去试步，有一个老太太断了一条腿，脸色十分苍白，那个女护士硬要她支撑起来，架在推车里学走。老太太申诉没有气力，而且呻吟道：

“唉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老太太的呻吟之语，原是一般人的常情，谁知女护士竟大喝一声：

“你不会死，你想死也不会这样容易死，你死不去的，你不用怕，我不会让你去死。”

这样恶毒的、类似魔鬼的咒语，会出自一个“白衣天使”的口，不能不令人胆寒。没有给病者半句鼓励，反而用诅咒去伤害病者的情绪。这是不是旧社会

制度的恶习之一呢？

八

有一些奇怪的条例，例如：一切工作按照记录、按照上司的意旨爬行。假设有哪一个闭住眼睛写下来的记录，到下一个入手上，情况就必须如记录上的一样，不容质疑，也不容辩驳。

我时常半夜苏醒，一定感到口渴，或者想要小便。本来，医生劝告我多喝水，我想这一定也有写在卡纸上。但每天傍晚，那个贮放冷水的玻璃瓶就被收去，我屡次要求，她们绝不肯因具体情况而稍作通融——让我留下冷水以备半夜饮用。据她们的回答，都是“如果你口渴了，我们再给你喝。”真是天晓得！

这回半夜醒来，我就摸索着家里带来的瓶子，可是发现水已喝完了。我按了按铃。半晌，门口闪了闪手电筒光，一个相当响亮而有威严的声音传来：

“你有什么事？……”

“护士，我想要喝水……”

“喝水？你自己不会起来喝？”未听下文，刺耳的声音立刻象闪电一般劈来。

“可是，我这儿的水全喝完了，不是我不会起来。”

于是，一阵冷场以后，手电筒的亮光又闪了闪：

“喝完了也不会讲，你是不是哑吧？”说完，她就消失了。好一会，由另一个护士端过来一小玻璃杯的冷水。我喝下去了，一口就喝完，却没有一丝凉快的感觉。

第二天晚上，我在朦朦胧胧之中，突然一阵抽搐，从伤口延到两边膝头，我不禁呼出声来。正好医生走过，听到我的叫痛声，替我检验。待抽搐过后，医生就给我吃一粒白药丸，不久我就睡去。这以后，谁在我背后当头放一个大风扇，我也毫无知觉，一直到半夜，一个见习护士忽然走来推我，一边用英语说要替我洗冷水，因为我在发高烧。我正睁开眼睛，还没有十分听清是怎么回事，那冷水已经沾到我的额头。一下子，我禁不住浑身颤抖，我努力做深呼吸，想要制止发抖。我责问小护士，到底是什么人指示她来洗冷水浴，而且告诉她医生给我吃药让我睡觉。

“你吃药睡觉了，为什么你又会醒来？”

我的老天爷，如此答话真是妙绝！我气也气不出，一面发抖，一面要求她关掉风扇，以及拉上被盖。

“不行，你正在发热，这杯冷水你要喝下去。”她一边就推过一杯冷水，硬要我喝下去。

这时候，门口手电筒的闪电又一亮，这回借着壁灯让我终于看到昨晚的她——一个有着响亮而威严的嗓门的“护士”。她一手插腰，倚在门边说：

“喂！你真的有这样冷吗？”她那副带着讽诮的

神气，似乎还很欣赏我发抖的情景。

“是你指示她来替我洗冷水，造成我这个样子，你要负责任。马上替我盖被和关掉风扇！”

“谁说的，”她立刻提高了嗓门，几乎要将我吞下去的样子：“你是自己发抖的，谁说是洗了冷水才发抖？”

“我说的！”我同时也提高了嗓门，“这里还有谁在和你说话？你要不要负责任？”

大约是我的爆发性的语言，引起了震荡，我也不顾发抖了，正要撑起身子，又听到她一句十分不服气的

的话：
“Give him a cup of hot water！”
（“给他一杯热水！”）

两次她都是站在门口发雌威，这回却让我记下了她的面貌。我不能理解她的Hot water的含意，以致喝上一口小护士拿来的热水时，几乎烫熟了我的嘴唇。我叫道：

“这杯热水不可以喝，护士。你可以拿它去脱鸭毛。”

“可是，你不是要Hot water吗？这就是Hot water！”

我的老天爷，这大约又是我英语，或者她竟听不懂我的华语了。

好不容易，Hot water变成一杯温水。我喝下去以后，在没有风扇的吹袭，以及自己硬硬盖被之后，瑟缩着的身子才趋于平静，颤抖也消失了。然而，一直到凌晨，我就不曾入睡。我的情绪久久不能平息，想到那种横蛮无理的声音，整个心一直要翻出胸腔。

我对于这个只站在门口发雌威的“护士”，内心的不满是那么的强烈。两天后她来上早班，一从门前走过，我就坐了起来，用掌背撑着身子，一心要看清她的真面目。怪的是，她一整天也不愿意走进我的病房。

翌日清早，大医生照例来巡视，她跟着走了进来，我一眼就看到了她胸前牌子上的英文名。她显得很敏感，也很不安。中午，她施施然走了进来，似乎还很关切地问道：

“先生，你好吗？你今天觉得好些了吗？”

她的声音，使我浑身打雷。几天以后，又是她故意为难一个见习护士，她只在办公室发命令，硬要那个见习护士叫我步行到五十米外的冲凉房去冲凉。小护士在我拒绝以后，反复走了两趟，最后不得不请求我，皱着眉头说她不能忤逆上司的命令，而且还告诉我，在第一年受训过程中，她们是最受到鄙视和被欺侮得最厉害的一群。

“白衣天使”，这是多么高贵的称号呵！一下子，它从我的心中，扔到“国家”粪坑去。

九

写到这里，火气又堵上心口。本来，我要来挑剔这著称东南亚的大医院行政和医德问题，岂非太不自量力？短短的时间，我不能说已透视种种怪现象，但如疯癫的青年、断腿的W、死去的中年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病痛者，这些事物一下集中起来，才使我真正了解到每天发生在劳苦阶级身上的不幸。在病房中，时常能够看见一些保险公司的经纪人，摆着一副狡猾、伪善的脸孔，从一张床转到另一张床，大耍其生意手腕。我十分厌恶这样的脸孔。不过他还会使用怜悯的表情——虽然是假装的，而我所目睹的真相却是：某些医务人员连这假仁假义之心也没有，只会对弱者病者横加戕刺。就我本身的境遇而言，整整十天，反复发烧，吃药、打针、洗冷水、吹风扇……种种折磨，我虽也曾经颓丧，但泰半时间，我都用在阅读书本，自忖并不敢也不妄自给医务人员增添一丝额外麻烦。怪的是总有许多乌烟瘴气的事，使人愤恨。

十

我用短短四天的时间，学习走路，一心要求医生赶快让我离院。我带着孱弱之躯离开病院，精神焕发，不觉挺了挺腰身。

我愿意忘掉这段病痛的日子；可是，却不能完全忘却。尤其是一个令我哭笑不得的梦，是真梦，也是这段病痛日子的高度概括，写下来不妨供大家一笑。

进医院前曾逛书局，买到三联书店出版的普列汉诺夫《论艺术》一书（这是他变为叛徒之前的著作）。在三号病房时，我将此书看完了。普列汉诺夫以原始部落氏族的风俗习惯、以及种种生活状况来证明“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论点，是正确的。而他所引述的例子，也十分生动有趣。其中关于部落氏族的装饰问题，他引用了对立原理来说明部落氏族选择和佩带装饰的发展过程及其心理变化。一些部落氏族喜欢天蓝色的，或者白色的装饰品，起先是用以表示狩猎的成绩和英雄主义的心理，后来渐渐产生了由于这些装饰

品和黝黑皮肤的对衬下所形成的美学观点。

或许是普列汉诺夫的描述和论述底生动性，使我对该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在一次睡梦中，竟梦见我被一群头戴护士头巾的野蛮土人从床上掳走，起先我被绑在地上，篝火熊熊，我毫无惧色。男女土人大跳了胜利舞之后，忽然又把我松了绑，很有礼貌地请我到会议桌上，就有关枕头、床位、吃药等等问题，用“政治方法”解决——进行谈判。可惜，他们的大不流利的英语和我的流利的华语产生了最大的障碍，结果，我的手臂马上被抓住了，被吊打了起来……

于是，我惊醒了。一个护士正在推我，叫我吃药。她头上的白巾显得十分“反动”。闭眼白头巾，睁眼白头巾；梦中的土人部落，现实中的“白衣天使”，竟溶化成一片“白色恐怖”，想到此，我不禁哑然失笑。但这不是没来由的梦，它起因于我日常被某些“护士”的凌辱而积压在心头上的怒气。这是真梦，并非臆造来诋毁那素负盛誉的某公之仁政。此外，由这个梦，我自忖某些医务人员在我心中的印象竟不如若干粒羊屎，岂非万分可悲复可笑吗？

一九七四年

作者按：

本文中刻划某些“护士”或高一级的医务人员种种言行，但并非“一枝竹竿打翻一船人”，这是必须申明的。文中的这些黑暗面，正是某公之仁政的后果。象这类事物，在现实中随处可见，这里也不必赘述。归根结底，医疗制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这些，有待专论评述之，本文只能起到暴露黑暗的效果而已。

鲁 迅 诗

英 译 一 首

Used to the long nights of springtime,
My hair grows white as I hide with my
wife and son;
Dreams show my dear mother in tears,
And the chieftains' flags over the city
are always changing.
Cruel to see my friends become fresh
ghosts!
Raging I turn on the bayonets and write
these lines.
Will they ever see print? I frown,
While moonlight glimmers like liquid on
my dark gown.

恨予长夜过春时
字字写心扉
鬓发已白身匿处
妻儿在侧心犹悲
忽见月夜照窗扉
忽闻刀戛声
忽闻刀戛声
忽闻刀戛声
忽闻刀戛声

（戴乃迭译）

小 天 堂

相 聲

克 敦

新 危 機

甲：我说，我们面临危机了！
乙：什么危机呢？
甲：我说，我们无车阶级面临危机了！
乙：什么危机呀？
甲：我们得在月半天、鸡未啼之时，就整装从漳宜到裕廊去上班，再从武吉智马下班回到阿裕尼(1)。
乙：笑话，真是笑话！我们无车阶级什么时候不是这样生活着的？这是什么危机？
甲：你听清楚，我是说，从漳宜到裕廊，从武吉智马到阿裕尼。
乙：这已是多少年的事实了，从惊人的“工业化”化到现在，我们就是这么守法着。要说危机，那就是越来越难等到巴士车，才有一点道理。
甲：我说啊，从漳宜到裕廊，从武吉智马到阿裕尼——步行。

乙：什么？你再说一遍。
甲：步行。
乙：步行？恩（口旁），这的确是一种危机，可是，这又怎么会呢？
甲：为什么不会呢？
乙：我们可以搭巴士车呀，虽然难等，虽然挤，也还不至于步行呀！
甲：可是，巴士车快要跑不动了。
乙：不会吧！我承认，巴士车的确常常抛锚，但是，总不至于全部都跑不动吧？
甲：当然是全部都跑不动，不是机件一时失灵。
乙：车子不坏，怎么会跑不动呢？
甲：车子不坏，也会跑不动的，如果没有司机的话。
乙：没有司机？这……这怎么会呢？我们的巴士司机工友呢？
甲：不干了，全都不干了！
乙：好哇，不干了！那我问你，不干了吃什么？别以为白米贵了可以吃西北风。
甲：干不得呀！没有几十千的本钱干不得呀！
乙：做一个巴士司机要几十千的本钱，这倒是奇闻。
甲：没有几十千的本钱，如何应付得了日益涨价的“三万”(2)？
乙：如今“三万”官价如何？
甲：小者几十，大者几百。
乙：也不必要几十千来还“三万”哩！
甲：中马票就难，中“三万”可就容易，巴士车只要

一超载，就“三万”。
乙：不要超载不就行了？
甲：不行。
乙：为什么？
甲：搭客不肯。
乙：为什么？
甲：搭客等车等得不耐烦，只要车一到，就立刻给它一个超载。
乙：要当局多出车。
甲：你去叫吧！我等着瞧。
乙：当局可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啊！
甲：所以我说，步行吧！

(1)漳宜、裕廊、武吉智马、阿裕尼，都是新加坡街名
(2)英语 Summon 的译音，即传票的意思。

活 命 哲 學

甲：我不能再教书了！
乙：Good！（“好呀！”）
甲：我不能再教下去了！
乙：Very good！（“好极了！”）老兄！恭喜你。
甲：我再也教不下去了！
乙：到底怎么回事？
甲：我教不下去，我该怎么教下去呢？
乙：怎么教下去？怎么教下去？就学那些教育家们怎么教吧，包你一直“Cross-bar”（“晋级”）——加薪。
甲：我早就学了！
乙：是的话怎么会出问题呢？你看，那些教育家不是一个一个都教得挺写意吗？
甲：可我出问题啊！
乙：你出问题，是不是教育家们的法宝你漏了使用？
甲：没有。不信你当督学督查一下。
乙：Excellent！（“美极了！”）嘿！你是不是——一打开书本就从第一个字直唸到最后一个字，并且一直唸错呢？
甲：我是唸完它，不漏掉任何一段，也不漏掉任何一个字，虽然我有许多字不懂得发音，可是我记得教育家们是“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的，所以我也一样跟上，谨慎诚恐地。
乙：嘿嘿！你有没有花许多时间在黑板抄笔记，从黑板的左边抄到右边，再从黑板的上面抄到下面，

并且一直抄漏？

甲：有，并且完全按照教育家们的“法术”——不亲自抄，叫一个字体好看、人也好看的女同学出来抄，好让同学们看得舒服点。

乙：嘿嘿嘿！你有没有在考试前给一点 Tips（“号外”），比如说：这一题相当重要，那一题也不能轻视？

甲：有，我的暗示相当“勇猛”，我说呢，这一题你们不背下来，不拿鸡蛋都几难！那一题不死记下来，看你们怎么拿高分？

乙：你已经精通了正统教学法了。怎么还会出问题呢？

甲：可是，的确是发生了麻烦啊！

乙：那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复杂的问题。

甲：问题是十分严重，可是并不复杂，相反的，还十分简单！

乙：很简单？简单的问题构成严重的烦恼？你说，是什么问题？嘿嘿嘿嘿！

甲：学生发问，要我回答。

乙：那有什么困难，告诉他们答案在第几面、第几段开始到第几段为止，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

甲：他们不提书里的问题，要是提，我也不懂该答第几面、第几段。

乙：学生们不提课内的问题，哪还像话？他们提了什

么问题？（神秘地）对我们高升有无“情报”价值？

甲：他们问：什么是“全民就业”？

乙：这是在什么地方看来的？

甲：听说是一份宣传报上看到才受煽动的。

乙：哦！我知道了！你就说“全民就业”就是全部人都有工作。All men have jobs（“全民就业”）。

甲：什么？“老人”（“Old men”）才有工作？

乙：你听错了。嘿……你一定要说：“全部人都有工作”，“工作全部人都有”，明白吗？

甲：我是说有呀！可是他们不放过，又追问班里小明的父亲为什么失业，为什么小明要停学？

乙：这……你就说，这是课外的问题，学生不应该为这些问题而分心，以免影响会考成绩，将来丧失做国家精英的机会！

甲：如果他们坚持要问呢？

乙：那你就记名扣分，顾左右而言女人好了。这是老牌教育家们的活命哲学，你要好好地跟上，爬起来一点，就可一直教下去了。

甲：是是，我又获益不少了！See you again and again！（“一直同你再见！”）

乙：拜拜！



（曙光初照）

《曙光初照》版专为文艺新兵而设，尤其重视来自工农自己的创作。

这期选登的作品，包括一篇散文《长夜漫漫》，两首新诗《我们愿化作燎原的星火》、《我们的青春》，和一篇小说《壮大的声音》。

上述作品，都有爱憎分明的思想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活的本质。

《长夜漫漫》的表达能力不俗，但在遣词用字方面，比较不够犀利与鲜明；在结构方面，还欠严密，造成主题思想不够明确。

两首新诗，诗情不够浓烈，形象也不够具体，因此缺乏撼人心弦的力量。可喜的一点，诗的基调仍然是明朗的。

短篇小说《壮大的声音》，虽然没有生动复杂的情节，但它反映的生活面，在社会危机深刻化的今天看来，更是工厂女工日夜操劳、备受剥削的一曲悲歌。

小说并不集中地刻划人物形象（其重点似乎放在描述整个事件上，忽略了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内心活动的点染），因此读者对英英和阿丽的印象比较淡薄。如果小说改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也许更能感人些。在小说的高潮“斗争资方”的处理手法上，作者也不曾精炼地勾勒斗争从酝酿到爆发的发展过程，显得文势波澜不足，故事直线发展，这是美中不足的。

实践出真知。本版希望各地的读者们，尤其是工农朋友，勇于提起笔来，踊跃赐稿。

晓晨



壮大的声音

已经九点多了，夜黑沉沉地笼罩着大地。

助民制衣厂的灯光还全部亮着，一看就知道今晚是开夜工。围着砂厘网的工厂外边那个暗无灯火的小咖啡档已经坐满了人。他们并不是在等候喝咖啡，而是在等候接带他们的女儿，姐妹或其他亲人朋友放工回家。在目前年轻女子遇害太多的情形下，也难怪他们要如此的费心了。

× × ×

“铃……”一声令人兴奋的铃声响了。经过十二个小时强度劳动下的怠倦工友们蜂涌地挤出门口去排队打工卡，她们已经没有兴趣再去洗手间打扮一番了。

当他们打好了工卡下了楼梯，忽然有人象发现了什么紧张地问：

“你们有看到英英下来吗？”

“谁？”有人问。

“英英！”

她们在人群中寻找了一会，果然没有发现英英，于是几个人慌慌张张地转身跑回车间去。

车间里刺眼的白光灯已经关了，只有厂门口的那两盏暗黄的夜灯，偷偷地穿过玻璃窗子射进来。

“英英！英英！”她们终于在楼梯间发现了她。只见她一只手扶着头斜靠着栏杆，一只手支着肚子。饭盒和工卡已经跌在地上。她的脸色苍白，眼睛却是黑黑的陷下去。在昏厥中仿佛听到有人在喊她，还以为是为“第八的”在骂她，先是害怕地惊醒过来，后来看见原来是和她同一个部门的工友，才又疲倦地闭上眼睛。

“她实在太疲倦了。”

“已经开了九晚了，人又不是机器。”

“‘第八的’真没有良心，老是威胁人。”

大家看着英英那可怜的样子，都带着不平的口气在骂。好象忘记厂门就要关了。

工友们替她擦了一点风油，英英才比较好转过来。她拖着那一双不听使唤的脚和乏力的身子，还要走一段路才到家，虽然在平时不必走五分钟就到了。

× × ×

第二天中午休息的时间，英英要去洗手间的時候，撞见了管工。

“英英，今晚加班。”她带着骄傲的口气对英英说。她认为在她手下这些小妮子中，只有这个英英算是最标准的，既车得快又很听话。

“今晚我……”她真的无法支持到晚上十点了。看她现在要把车好的货绑扎起来已经十分吃力了。

“今晚要拍拖吗？改天才去嘛！其实这批货不是要赶的，只是厂方向来觉得开夜工对你们有好处，可以使你们赚更多的钱。”“第八的”似乎抓到了对方的弱点，得意地连开珠炮。

“我没有力再开夜工了。”英英乘她换气的当儿抢了一句。

“你？”她被这意外的回答，使她威风扫地。刷地脸色变得忽黑忽白。接着又习惯地用威胁的语气示威说：“你是无国籍的！比不得别人。”

× × ×

助民制衣厂是海外的大资本家在这里开办的，总厂和第二厂是在港、台，本地是她的第三分厂，听说还有其他分厂呢。

单说第三分厂就有五层楼，共有一千多个工友。工友们只知道日夜地赶工加班替这个大老板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使他养了七个老婆，而换得的工钱却只能养得了自己，养不了家。

英英是在三楼工作的，她们的那个管工，是一个十足的奴才，一心想争得个模范管工。为了博得上方对她的宠爱和信任，她不惜要尽花招手段，巧妙地剥

削了工友的劳动力。因此工友们都在背后卑夷地说她想做老板的第八老婆。

× × ×

在洗手间里，英英愈想愈不对：“我怎么可以得罪‘第八的’？自己是一个拿工作准证的人，要三年才可以换老板。才几天前，就有一个工友被开除出去，万一‘第八的’一气之下也将自己开除了，那可怎么办？我还要养一个年老的婆婆呢。”当她想到婆婆，就使她想到爸爸和妈妈，要是他们还活着，或许自己还在学校读书呢。在一刹那间她想的太多太多了，直到一个工友在她肩膀上打了一下，她才发觉竟忘记记住水喉。

英英忽然象想通了什么精神振作起来，她天真地想：“不错，开夜工对我们有好处。一个晚上就可以多赚两块多钱，一个月就有六十元了，六十元可不少呀！可以还屋租了。”

于是她跑去告诉‘第八的’说她要加班了。

× × ×

多么叫人兴奋的铃声又响了，是放工了。

“英英，走。”

英英微抬起头来，感到头在笃笃地发痛，她还是对着在等候她的阿丽摇摇头，又低下头去继续紧张地工作。

阿丽也觉得奇怪，昨晚已经决定今天不再加班了，怎么还……？她关怀地走上前去，望着这个瘦弱的小妹妹。

“英英，回家吧！你怎么可以再加加班？你一定支持不住的。”另外几个工友也劝她回，可是英英并没有要走的意思。

阿丽凝视着这个被折磨的越来越瘦的小姑娘，一股出自相同命运的阶级感情教她无法克制内心的冲动，只见她眼里含着泪花说：

“怎么你对我们的话一点也不听啊？”

“阿丽，我……”英英也觉得对方是真心在关怀自己的。因为自从来这里工作，这位比她大十二岁的阿丽给她留下很好的印象。她还记得第一天来上工就被分配到车袋子这个部门。当时，她老是车得不好，常常被管工“第八的”骂，自己又不敢回嘴；多亏坐在隔位的一位姐姐，那就是眼前的阿丽替她回驳了几句，还告诉她这种人不必怕她，你越是害怕，她越是要来欺负你，而且阿丽还耐心地指点她应该怎么样做，她知道阿丽姐姐当时因为帮助自己却少赚了许多工钱。

这时，她真想扑在阿丽的怀里痛哭一会，向她诉说心里的担忧和苦衷。

“走吧！不要开了。”

“阿丽，我怕会被踢出去的。”

“不会的。”她十分肯定地说。“要是真的被开除了，难道我们好手好脚的还怕活不成？”她乐观地接下去说。

“我是拿工作准证的，三年……”

“我也是，许多工友也是。”

“你们不同。”

“不同？为什么？”阿丽好奇地问，她想不到这个简单纯朴的小姑娘，年纪才刚过十六岁，竟也有这么多道理。

“你们要是被踢出去，还可以回家去割树胶。而我，是一个无国籍的人，要到那里去赚吃呢？”

阿丽一下子感到十分羞愧，怎么自己对工友的心这么不了解啊？还常常空乐观和自豪呢？在这时，她才深深地感受到“工作准证持有者，三年内不可更换雇主”对工友的威胁力是多么大。难道这样我们就应该乖乖顺顺地让人家在我们身上任意剥削吗？”

她反复地越想越激动：“不。我们所有工人，不论有准证的或是不需准证的，生活都一样的苦，一样需要反抗和斗争的。”

长长的铃声在响着，这是催促工人开工的讯号。阿丽知道无法劝服英英回家了。然而她实在放心不下英英开夜工。为了使她有个照料，她也决定开夜工了。

车间里稀稀落落的，只有几个人加班，使这个冷气设备的工场更冷了。英英冻得双脚都不能控制针车了，其他工友们也因为冰冷和疲倦，不时搓搓手和打着呵欠。整个车间象罩上一层阴森的雾气，显得死气沉沉。

九点半了，车间里才恢复生气，原来差半个钟头就放工了。忽然，从后面传来了一阵“哇哇”的声音所有的工友都立刻关注住机车，刹时间，整个车间沉静下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朝向发出声音的车位去。只见英英车位旁边的大大堆衣服都被呕吐出来的东西弄脏了。大家都在替英英闯下的祸担心。果然“第八的”走过来就破口大骂；也不知从那里来的力量，工友们刚才的担心全没了，大家愤愤地一言一语就把她撵走了。

“还不是你强迫她加班的。”

“人又不是铁打的，象你这样走来走去，开一百天夜工，我们也会。”

“什么助民，助个屁。人家病成这样，还骂人。”

虽然大家不断在英英的头上和鼻孔里涂抹风油，她的眼睛还是紧紧闭着，脸色苍白，双唇发黑，头发烧，看样子病得十分严重。

× × ×

今天车袋子的部门有两个人没有来，那是英英和阿丽。阿丽，她带英英去看医生到中午才来，这就必

然地影响到生产过程，许多部门的工作都半停顿下来了。几天来日夜赶工，工友们也乐得有个休息的机会；可是却急坏了“第八的”。眼看多三天就要交货了，而未完成的工作还有三分一呢，如果没有昨晚那倒霉的意外事件，她是蛮有把握准期交货的。

对着这些幸灾乐祸的工人，却不能找一点莫须有的罪名来把她们骂一顿出出气。她不敢在这紧要的关头和工友们找麻烦，从她丰富的经验中，知道在这个时候只要因为一点小事，工人就会起来和她大闹一番的，她只好可怜地装出一副笑脸要大家合作，声明只多三天就不用开夜工了。

“不做了，一天又一天，总没个完。”

“我们没有能力支持了。”

“开夜工赚的钱还不够买药吃。”

这时，阿丽站了起来，怀着工友愤怒的情绪，她说：“李小姐，你也是看到，我们已经开了很多天的夜工了。人又不是铁打的，那能天天开动十多个钟头的工作，你们一天又一天的欺骗我们，威胁我们加班工作，现在我们已经没法再支持了。厂方为了赚更多的钱也不能连我们的生命和健康都不顾呀，难道你还要看多几个英英出现吗？”

“你们真的不肯合作，只是三天。”她很颓丧。

“我们已经和你合作很久了。”

“你们是拿工作准证的，我有权……”她拿出了最后一张皇牌，以为一定能打中要害。

“不用拿这个威胁我们了，告诉你，我们是工人，我们不怕你的权力和靠山！我们要反对压迫，反对剥削，反对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多么壮大的声音啊，原来这是助民制衣厂三楼全体工友站起来，一齐吼出的。

这壮大的声音吓坏了管工，厂长及一切牛鬼蛇神。

这壮大的声音，象火山一样时时刻刻在工友们的胸中燃烧。

英英在病中，工友们把今天和管工斗争的一幕告诉她，她太激动了，她从来也没有想到工友们的力量会这么大，连厂长、管工也吓坏了。

“我们是工人，我们不怕你们的权力和靠山！我们要反对压迫，反对剥削，反对一切不合理的制度。”这壮大的声音从助民制衣厂射向辽阔的天空，在祖国的大地上雄赳赳地奔跑着……

我们愿化成

燎原的星火



那金光四放的年月
激动地吹响起进军的号音

在雄浑的合唱声里
跳动着我们炽热的心

我们愿化成燎原的星火
步伐紧跟着历史的滚滚洪流

旗帜永远是我们的开路者
颤抖吧！属于黑暗的一切

明天新世界的歌唱者
——是我们！

方欲晓



我們的
青春

拓天

当祖国的天空还未晴朗
我们走向农村、工厂
当收音机传来挺进的歌声
我们早有迎向山雨的誓言

为什么我们常爱把地图展开
注视着漫卷的烽火
为什么我们要当生活的闯将
改造世界观——以苦为乐

只因为红太阳
给了我们光和热
更为了祖国壮丽的明天
我们光荣地把青春献出

長

夜

漫

漫

崢嶸

该是人们入梦乡的时候了，两种不夜城还是灯火辉煌。那一边是十里洋场，醉生梦死似的生活。

这一边，工厂的灯光照亮全镇，机器声轰隆隆地响着，整夜不绝。劳动的双手，通宵不停，我们为生活和睡神作顽强的斗争啊！

无力的灯光，照耀着苍白的脸孔，每一张苍白的脸孔，显示出共同的命运——我们都是生活线上挣扎的一群，都是受人欺压的一群，都是热烈渴望光明的一群。

每夜，在苍白的灯光下，辛勤劳作，你把截断的钢线装入模型，我急忙把它染上防锈油，她把钢线制成电阻，接着，大多数的姐妹们忙着检查、包装……这就是电子厂的基本工作。

我们吸着厂中的秽气，痰，是黑色的，鼻涕，也是黑色的。我们不知吸进了多少细菌，也不知会缩短多少生命，在无数的漫漫长夜里，我们廉价地拍打着宝贵的青春。

意外、意外！

「唉呀！」一声惨叫，划破长夜，制造电阻的工友，手指被机器割断了，鲜血溅满机器，整个人当场不省人事。

涂防锈油的工友，被巨重的模型打伤了，腿上黑一块，紫一块，手腕上留下了永恒不灭的痕迹……

工伤事件不断地发生，无以数计，然而，在人家看来，这不过是「意外」罢了，这些人，还说什么：

「做工不专心，把家庭的私事带到工作上来当然会发生意外。」

「不遵守厂方的规则和工作方法。」

「整天想男朋友，没有心做工。」

「做夜班白天不去睡觉。」

墙壁上还贴上了大大的四个字“安全第一”，并写着：「意外的发生不在于工具，而在于人。」

美其名是「提倡安全」，可事实上是不顾我们的死活，把一切责任往我们自己身上推。

工伤事件发生了，除了工友彼此慰问外，那些人即使是“白衣天使”或“书记”，都只有责备和取笑，没有片言安慰和同情，一切的一切，都归罪于意外，都归罪于我们不小心，有觉不睡。

但是，真正的根源究竟在那里？是谁剥夺了我们的睡眠（晚上工作，白天忙家务，或多做一份工），

是谁，使到我们精神崩溃？是谁？使到我们有觉不能睡，要过着非人的生活，是谁呀？逼我们走上了做永不见天日的长期夜班工作。

苦戰長夜

眼前，是黑沉沉的一片，地转天旋，身体，摇摇欲坠，双眼，似千斤重般睁不开。怎么办？模型的孔那么小，看不清，机器那么危险，随时会夺去我们的生命，还有凶煞冷酷的眼睛，时常往我们这儿扫。可要是被开除了，怎么办？怎么办？

还是拿起风油，往额上、颈上、眼盖上涂一涂，或到厕所洗个脸（当然，厕所是不准多去的），休息时多灌几口苦咖啡，浓茶。

或者，就抽一根烟吧，没法，管他什么肺癌肺癆的，厂内的秽气，可能比烟还毒呢！

或者，到护士房拿提神丸吧，别管他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只要能抑止睡眠就好了。

在各种麻醉剂的支持下，我们强打起精神来了，但，前一两天还行得通，久了就失效，于是，我们又回复到半睡眠状态中工作，健康损了，精神崩溃了。

寒夜、冷風

休息时间到了，拿着僵硬的面包，冷冷的咖啡，走出厂房，暂且呼吸点新鲜空气，看看惨淡的夜景。

石椅，被露水打湿，我们坐在石椅上啃着面包。

冷风吹来，一阵寒意，身子不禁颤抖起来，猛想起家中的孩子，不知会不会着凉，病中的老母亲也不知能不能安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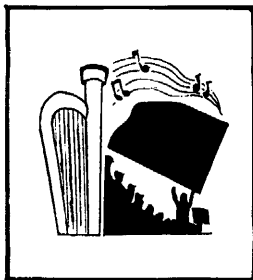
那些在温暖的被窝里的人，可就好了，还有大肚脯的资本家、洋老板，这时，或者还在夜总会，舞厅吧！

有谁，会想到，我们这一群，在这儿吹冷风、出卖廉价劳力。

黎明

漫漫长夜，该有个尽头，长期在黑夜里受折磨的人们，是多么渴望黎明，是多么希望拥抱温暖的阳光呀！虽然，我们的身体被摧残了，但是，我们仍然会坚持到底，要把黑夜驱逐，迎来黎明的曙光。

阳光，最终是属于我们的！



赤道新曲

编者按：

创刊号选登了一首马来歌曲，《美丽的祖国》（《TANAH-AYER-KU YANG INDAH》），希望各地新音乐工作者译配为中文歌词，以便在华族间传唱。

4/4 F或G调

TANAH-AYER-KU YANG INDAH

集创词曲

	5 . 4		3 5 1 2		3 . 2 1 1 7		6 7 1 2	
	ta nah		a - yer ku		yang in -dah sawah		la-dang terben-	
	5 - - 5 . 4		3 5 1 2		3 . 4 5 2 3		4 4 3 2 2 1 7	
	tang, tanah		su-bor ber gu-		nong ga nang, sungai		menga-lir beriak ter	
	1 - - 1	:	4 4 3 2 4		3 4 3 2 1 1		2 2 2 1 7 1 2	
	nang. di		sa-nalah a-ku		ber- di ri, di-		sa-nalah aku terju-	
	3 - - 1		2 2 3 4 2		3 4 3 4 5 6 5		4 . 3 4 5 5	
	ang. re-		la memberi kor-		ban su chi, mencha-		pai chi- ta gemi-	
	6 - - 1	:	4 . 5 6 7 7		5 - - 5 . 4		3 5 1 2	
	lang, di-		pai chi-ta gemi-		lang. per-		ti-wi ku	
	3 . 2 1 1 7		6 7 1 2		5 - - 5 . 4		3 5 1 2	
	yang in-dah teri-		ma lah sebuah sum-		pah, e sok		ku jelmakanso	
	3 . 4 5 2 3		4 4 3 2 2 1 7		1 - - -			
	-sia-lis-ma, tanpa		no-da tarpechengka		-man.			

編 后

赤道上常年有阳光普照，而我们却生活在人为的严冬。

寒流乍起，“白雪”纷飞，妄图阻止新生事物的发展。然而，新生事物的旺盛生机，岂能轻易被扼杀？“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这是在三九寒冬所必然出现的动人情景。

更何况炎炎赤道，原不是地冻天寒的“王国”；东风坦荡，早已是改天换地的时代。

冰刀雪刃逼人而来，而《乡城文艺》终告创刊。前进途中必将有无数艰难险阻，但我们愿意向“真的猛士”们学习！

《乡城文艺》从艰巨中创刊，孰料获得十分热情的支持——来稿踊跃；只是本刊深有愧于文友们之盛情，空令他们“吟罢低眉无写处”。

但冰刀雪刃能嚣张几时？“太阳出，冰山滴！”——这才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代邮：请有关作者群从速赐知通讯处以便本刊寄达稿酬，并祈多多惠稿。

乡城文艺

乡城文艺

乡城文艺出版社 (P.O. BOX 331, QUEENSTOWN, SINGAPORE 3.)

1974年6月

理想纸品印刷公司承印

出版准字: M.C. (P) 909 / 74

定价: 0.70元